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N26n0010

自說經

悟醒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第一品　菩提品
    - 一
    - 二
    - 三
    - 四
    - 五
    - 六
    - 七
    - 八
    - 九
    - 一〇
  - 第二品　目真隣陀品
    - 一
    - 二
    - 三
    - 四
    - 五
    - 六
    - 七
    - 八
    - 九
    - 一〇
  - 第三品　難陀品
    - 一
    - 二
    - 三
    - 四
    - 五
    - 六
    - 七
    - 八
    - 九

- 一〇
- 第四品　彌醯品
  - 二
  - 三
  - 三
  - 四
  - 五
  - 六
  - 七
  - 八
  - 九
  - 一〇
- 第五品　蘇那長老品
  - 二
  - 三
  - 三
  - 四
  - 五
  - 六
  - 七
  - 八
  - 九
  - 一〇
- 第六品　生盲品
  - 二
  - 三
  - 三
  - 四
  - 五
  - 六
  - 七
  - 八
  - 九
  - 一〇
- 第七品　小品
  - 二
  - 三
  - 三

        - 四
        - 五
        - 六
        - 七
        - 八
        - 九
        - 一〇
    - 第八品　波吒離村人品
        - 一
        - 二
        - 三
        - 四
        - 五
        - 六
        - 七
        - 八
        - 九
        - 一〇
- 卷目次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自說經

歸命彼世尊　應供等覺者

第一品　菩提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優樓比螺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，世尊結跏趺坐，繼續坐享七日間解脫樂。七日已，世尊由禪定起，於夜之初分，順觀緣起諸法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：即緣無明而有行，緣行而有識，緣識而有名色，緣名色而有六入，緣六入而有觸，緣觸而有受，緣受而有愛，緣愛而有取，緣取而有有，緣有而有生，緣生而有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愁悶。如是生起此苦聚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〔自說〕：

「實亦有精勤，禪定婆羅門，領悟諸法時，彼知緣起法，消除諸疑惑。」

二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優樓比螺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，世尊結跏趺坐，繼續坐享七日間解脫樂。七日已，世尊由禪定起，於夜之中分，逆觀緣起諸法：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：即緣無明滅而行滅，緣行滅而識滅，緣識滅而名色滅，緣名色滅而六入滅，緣六入滅而觸滅，緣觸滅而受滅，緣受滅而愛滅，緣愛滅而取滅，緣取滅而有滅，緣有滅而生滅，緣生滅而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愁悶滅。如是此苦聚滅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實亦有精勤，禪定婆羅門，領悟諸法時，彼知諸緣滅，消除諸疑惑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優樓比螺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，世尊結跏趺坐，繼續坐享七日間解脫樂。七日已，世尊由禪定起，於夜之後分，順逆觀緣起諸法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即緣無明而……（一之一同）……如是生起此苦聚。緣無明滅無餘而行滅……（一之二同）……如是苦聚滅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實亦有精勤，禪定婆羅門，領悟諸法時，如日照太空，彼破魔軍立。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優樓比螺尼連禪河畔羊牧尼拘律林中。爾時，世尊結跏趺坐，繼續坐享七日間解脫樂。七日已，世尊由禪定起。時，有一憍慢性婆羅門，來至世尊之處，至已，與世尊互相交換禮〔讓〕喜悅之語後而立一隅。立於一隅彼婆羅門向世尊如此問曰：「瞿曇！如何謂為婆羅門，如何謂為婆羅門之法？」世尊知此問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任何婆羅門，以除邪惡法，無憍慢之心，亦無污垢穢，制服自己心，修行通吠陀，唯彼婆羅門，得稱婆羅門。則於任何處，彼無有慢心。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大拘絺羅、尊者大劫賓那、尊者大淳陀、尊者阿㝹樓馱、尊者離越、尊者提婆達多、尊者阿難等詣世尊之處。世尊見此等諸尊者由遙遠而來，見已告比丘等：「汝等比丘！此等之婆羅門來。汝等比丘！此等之婆羅門來。」如來告已。有婆羅門族出身之一比丘以如是言問世尊曰：「大德！如何謂是婆羅門，如何謂是婆羅門法？」世尊知此問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棄除邪惡法，而常為正念，生死繫縛盡，而成為覺者，彼等於此世，實為婆羅門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爾時，尊者大迦葉住畢鉢羅窟，而已病篤疾苦，其後病癒。病癒已，尊者大迦葉作如是思：「我當入王舍城托鉢。」時五百諸天眾，使尊者大迦葉盡量得食。尊者大迦葉斥退五百諸天眾，晨時著內衣持鉢衣，入王舍城之貧民、機織業者所住之街乞食。世尊見大迦葉往王舍城之貧民、機織業者所住之街乞食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自知不受他供養，能自制御精勤立，諸惑瞋恚除盡者，我稱之為婆羅門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波吒梨羊羣夜叉處之羊羣祠堂。爾時，世尊於暗夜降雨已，坐於屋外。羊羣夜叉將欲令世尊恐怖，使身毛僵硬直立，而近於世尊，近於世尊已而三再云恐嚇之言「阿庫羅——叭庫羅」，為恐嚇，如次呼叫曰：「汝沙門！此是汝之惡鬼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婆羅門已於諸法，到達於彼岸之時，無畏此惡鬼妖魔，及超汝〔叭庫羅〕音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戰勝為禮世尊來至舍衛城。時尊者戰勝之舊妻聞尊者戰勝來至舍衛城，伴其兒赴祇陀林。彼時，尊者戰勝為日中休息，坐於一樹下，尊者戰勝之舊妻近至尊者戰勝而告彼曰：「沙門！我養小子。」雖如是言，尊者戰勝默然。尊者戰勝之舊妻再告彼言：「沙門！我養小子。」尊者再度默然。尊者戰勝之舊妻三告彼言：「沙門！我養小子。」尊者戰勝三再默然。尊者戰勝之舊妻如是云：「沙門！此為汝子，汝養此子。」捨彼兒於尊者之前而去。尊者戰勝不看其兒又不與語。彼之舊妻稍稍前行回顧，見尊者不看其兒又不與語，彼女即自思惟：「此沙門，子為無用。」彼女還來，攜兒而去。世尊以清淨超人之天眼，見尊者戰勝舊妻之為難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不喜舊妻來，不悲舊妻去。戰勝離愛著，彼為婆羅門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伽耶象頭山。爾時，眾多之結髮外道，在伽耶河寒冬之夜、中間之八日，雪降之時，或浮或沈，或沈或浮，自淋水為火神之祭，依此而思為清淨。世尊見此眾多結髮外道於寒冬之夜、中間之八日，雪降之時，在伽耶河或浮或沈，或沈或浮，自淋水為火神之祭，依此為清淨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諸人多浴河，清淨不因水；若有諦實法，〔身心〕得清淨，是為婆羅門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著樹皮衣之婆醯住蘇波羅哥海岸，受諸人尊重、供養、敬奉多得衣服、飲食、坐臥具及病用藥等。時，著樹皮衣之婆醯心起如是念：「任何人為世之阿羅漢者，入於阿羅道者中，我亦為其中之一耶？」彼時，前世著樹皮衣婆醯兄弟之天人，是同情者、利益者，以己之心，知婆醯之心念，近彼如是言曰：「婆醯！汝非阿羅漢，亦非入阿羅漢道者，因汝不修阿羅漢行，不得阿羅漢道。」婆醯曰：「然，現前何人是人天世界之阿羅漢者，證阿羅漢道者？」答曰：「婆醯！北方有城名舍衛，彼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，住於此城。婆醯！彼世尊實是阿羅漢，且正說成阿羅漢法。」著樹皮衣之婆醯為天人所動，立即離去蘇波羅哥，詣舍衛城，經一夜宿而至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世尊之處。爾時，眾多比丘於屋外經行。著樹皮衣之婆醯至彼等比丘前，如是問言：「諸大德！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今住何處？我欲敬禮彼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。」諸比丘曰：「婆醯！世尊今入城托鉢。」著樹皮衣之婆醯即出祇陀林，入舍衛城，見世尊於舍衛城次第托鉢，甚可崇敬，鎮靜諸根，意達最上調御安息，自制自護，為制御諸根之龍象。婆醯近世尊已，以頭面禮

世尊之足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！請為我說法，善逝！請為我說法。彼法為我長夜之利益安樂。」

彼婆醯如此言已，世尊告彼曰：「婆醯！今非是時，我次第托鉢故。」彼再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有命障，我亦有命障之不測。大德！世尊！請為我說法，善逝！請為我說法……利益安樂。」世尊再告彼曰：「婆醯！今……非時。」彼三再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有命障，我亦有命障之不測。大德！世尊！請為我說法……利益安樂。」時，世尊則宣說：「然則婆醯！汝應如是學：『見則如見，聞則如聞，思則如思，知則如知。』婆醯汝應如是學：『汝見唯如見……知唯如知故。』婆醯！汝則非在其處，婆醯！汝非在其處故，婆醯！汝則非在此世亦非在彼世，又非在於兩世之間。如是則苦終盡。」

依世尊之略說法要，時，婆醯之心立即無執著，煩惱解脫。世尊以此略說法要已而去。世尊去後不久，有一伴犢牝牛，觸倒彼〔婆醯〕而命終。世尊於舍衛城托鉢，飯食已由托鉢歸來而與眾多比丘俱往城內，見彼之死，言比丘等曰：「汝等比丘！持彼之軀體，乘臥榻運附荼毘，為彼設立塔婆。汝等比丘！此為汝等同梵行者之死。」〔諸比丘曰：〕「唯然！大德！」則乘彼軀體於臥榻，運附荼毘，為彼造塔後，詣世尊之處，禮敬世尊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彼等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等焚彼之體，為彼造塔已。彼之未來如何？彼之來生如何？」世尊曰：「汝等比丘！彼是賢者，行大小之法，為法問法無惱煩我。汝等比丘！彼已入涅槃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無水地火風住著處，星無有光日亦無輝，〔彼〕無月光亦無黑暗。自證〔涅槃〕，聖婆羅門，依智、解脫色、無色、樂苦。」

「我聞此優陀那為世尊之所說。」

攝頌曰：

菩提三與尼拘律，諸長老與（大）迦葉，波吒梨、戰勝尊者，結髮外道與婆醯。以上共成為十經。

第二品　目真隣陀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優樓比螺尼連禪河畔目真隣陀樹下。爾時，世尊結跏趺坐，繼續坐享七日間解脫樂。時，非時雲起，七日之間，大雨續降，寒風襲來。目真隣陀龍王，由自棲出，來至佛處，以身七層繞世尊，鎌首張立，〔後於佛頂而思惟：〕「寒氣勿觸世尊，暑氣勿觸世尊，虻、蚊、風、熱、蛇勿觸世尊。」七日已，世尊出定而起。目真隣陀龍王知空霽雲去，由世尊身解盤蜷，變已為儒童之姿，合掌禮世尊，立於佛前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知足而聞法者，智見者獨居樂。於世不害生命，為無瞋自制樂。離貪及離欲者，是為世之快樂，調伏我慢為最上之安樂。」

二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托鉢食後歸來聚集於集會堂眾多比丘之間，引起如是話題：「諸法友！摩揭陀之洗尼耶頻毘沙羅王與憍薩羅之波斯匿王，此等二王之中，

何者多蓄財、多用財、多伏藏、有大國土、有多乘物、有大兵力、有大神通、有大威力？」彼時，彼諸比丘之間所起話題尚未終止。世尊至日暮由獨坐而起，至集會堂，著所設之座，坐已，世尊言諸比丘曰：「汝等比丘！汝等今依如何話題而聚集？汝等比丘！汝等之間引起如何之話題未至終了？」〔諸比丘〕答曰：「大德！食後……於我等之間引起如次之話題：『諸法友！摩揭陀之洗尼耶頻毘沙羅王與憍薩羅之波斯匿王，此等二王之中，何者多蓄財……有大威力？』大德！在我等之間所起之此話題尚未終了。然此時，世尊進來。」世尊曰：「諸比丘！作如此之談話，對汝等善男子以信出家而為無家之身者為不適合。諸比丘！對汝等聚集者應為二事，即法談與尊貴之沈默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此世諸欲樂，與及天上樂，不值愛盡樂，十六分之一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眾多小兒在舍衛城與祇陀林之間以杖殺蛇。世尊晨早，著內衣持鉢衣，往舍衛城托鉢。世尊見彼眾多小兒等在舍衛城與祇陀林之間，以杖殺蛇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為求己安樂，以杖害生類，此等於未來，無得安樂事。
續求已安樂，不杖害生類，此等於未來，將得安樂事。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被尊重、敬重、貴重、供養敬奉，多得衣服、飲食、坐臥具及疾病醫藥等資具，〔一之一〇參照〕比丘眾亦被尊重、敬重……乃至得……疾病醫藥資具。然外道普行沙門等不被尊重，不被敬重，不

被貴重，不被供養，不被敬奉，不得衣服、飲食、坐臥具及疾病醫藥等資具。彼外道普行沙門等，因世尊及比丘眾之受尊敬為不得安忍，則於里巷及森林見比丘等以不淨粗暴語，怒惱誹罵。眾多比丘詣世尊之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彼諸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今被尊重、敬重……乃至得……資具，比丘眾亦被尊重或敬重……乃至得……資具。然外道普行沙門等不被尊重，不被敬重……乃至不得……資具。大德！彼外道派普行沙門等以世尊及比丘眾之受尊敬為不得安忍……乃至……怒惱誹罵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里巷與森林，己觸樂苦者，其勿歸於己，又勿歸於他。觸依本質而有觸，無本質者依何觸而有觸？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伊車能伽羅村一優婆塞，因有事來至舍衛城。彼優婆塞於舍衛城事畢詣世尊之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告坐於一隅之優婆塞曰：「優婆塞！汝久念來此得否聞法耶？」優婆塞答曰：「大德！我久念欲來此處拜謁世尊。然為諸種事務所阻，未能即來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多聞之人能覺法，未持何物亦安樂。汝見！人對人戀著，為有一物續著惱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婆羅門族一普行外道沙門妻，懷妊將出產。彼妻告〔外道〕夫言：「婆

羅門！汝往得供妾出產用胡麻油。」如是言已，彼夫告妻云：「然我由何處可為汝得胡麻油？」彼妻再言夫曰：「婆羅門！汝往得供妾出產用胡麻油。」彼夫再告妻云：「然我由何處可為汝得胡麻油？」彼妻三度言夫曰：「婆羅門！汝往得可供妾出產用胡麻油。」彼時，憍薩羅波斯匿王布施醍醐味胡麻油，沙門婆羅門欲飲可至飽足，不許携出。彼普行外道作如是思惟：「憍薩羅波斯匿王……不許携出。我往憍薩羅波斯匿王施處，欲飲胡麻油至飽歸家吐出如何？以供妻出產之用。」彼普行外道則赴憍薩羅波斯匿王施處，欲飲胡麻油，至飽已，急速歸家，然坐立不能，痛苦其極，輾轉反側。世尊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入舍衛城托鉢，世尊見普行外道痛苦其極，輾轉反側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實無何物是安樂，通吠陀者無一物。人向人有戀著心，為一物而所煩惱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一優婆塞有一人獨子，甚為鐘愛，甚是喜樂，而死去。時，優婆塞等，衣服濡濕，毛髮濡濕，於晨早詣世尊處，禮敬〔世尊〕而坐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優婆塞等曰：「汝等優婆塞！汝等何故衣服濡濕，毛髮濡濕晨早而來此處？」如此言已，彼優婆塞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一獨子甚為鍾愛，甚是喜樂，而死去。是故我等衣服濡濕，毛髮濡濕，晨早而來此處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諸天羣與諸多人，俱縛愛相必有苦。福報盡時死王擒。〔智者〕日夜不放逸，捨棄可愛之色相，掘死王餌超苦根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軍持城軍持處林。爾時，拘利人女子名蘇婆波娑懷妊七年難產七日。彼女痛苦劇烈，然彼依三意念，忍耐此苦：「念世尊實自證悟，宣說捨苦法之正等覺者。念彼世尊諸弟子眾，實有善行捨苦法者。念彼涅槃，無有眾苦，實為安樂。」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呼己夫作如是言：「夫！汝赴世尊之前。赴而依我語頭面禮世尊之足。奉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安，有氣力，住於安樂否？告〔世尊言〕：『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頭面禮世尊足。奉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安，有氣力，住於安樂否？』更如是白世尊：『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懷妊七年……乃至……出產難澀。彼女辛苦……乃至雖覺烈痛，依如是三意念耐忍彼苦。即世尊實自證悟……乃至念涅槃無有眾苦，實為安樂。』」「諾！」彼拘利人應諾彼女子蘇婆波娑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彼拘利人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頭面禮世尊足。奉問世尊少病少惱……住於安樂否？更如是白世尊：『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懷妊七年……乃至……難澀。彼女辛苦……乃至雖覺烈痛，依如是三意念忍耐彼苦。即念世尊實自證悟……乃至念涅槃無有眾苦，實為安樂。』」世尊白：「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安樂、無痛將產無病之兒。」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因世尊之語安樂無痛產下無病之兒。「諾！大德！」拘利子歡受世尊之所說，隨喜起座，禮敬世尊，行右繞之禮，歸自己之家。拘利子見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安樂無痛產無病之兒，作如是思惟：

「〔噫！〕實不可思議，〔噫！〕實未曾有，如來有〔如此〕大神力，大威力。實此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因世尊之語安樂無痛產無病之兒。」大為歡喜，快心滿足。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呼己夫作如是言：「夫！汝詣世尊之前，詣已依我語頭面敬禮世尊足，而如是白世尊：『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頭面敬禮世尊足。』更如是白世尊：『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懷妊七年七日出產難澀。今女

安樂無痛產無病之兒。彼女以七日之食將供養比丘眾。大德！世尊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欲供比丘眾俱受七回食供養。』」「諾！」彼拘利子應諾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而詣世尊處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彼拘利子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頭面禮世尊足。而如是白世尊：『大德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懷姙……難澀。今彼女安樂……乃至……供養比丘眾俱請受之事。』」

然彼時以佛陀為上首與比丘眾已受一優婆塞招請明日之〔供養〕食。彼優婆塞為尊者大目犍連之侍者。世尊言尊者大目犍連曰：「目犍連！汝往彼優婆塞處如是語彼言：『法友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懷姙……乃至出產難澀。今彼女……乃至……欲為供養。』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行七回供養食已，汝侍者可行供養。」「唯然！大德！」尊者大目犍連應諾世尊，往彼優婆塞，作如是言：「法友！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……乃至……將行供養。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……乃至……行食供養已，汝可行之。」優婆塞曰：「大德！尊〔師〕大目犍連若為我財、命、信三法之證者，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可行七回供養食已，我亦欲行。」尊者大目犍連如是言：「法友！我於彼等之中，將為財、命二法之證者，信之證者實為汝自身。」優婆塞曰：「大德！尊〔師〕大目犍連若為我財、命二法之證者，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……行供食，……我當後行。」尊者大目犍連使彼優婆塞滿意，詣世尊處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彼優婆塞滿意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行七回供養食，其後彼當行。」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以佛陀為上首七日間，以優良之硬軟食物，用己手供養比丘眾至飽謝，使彼兒禮拜世尊及諸比丘眾。尊者舍利弗告彼兒言：「兒！汝身體成為健康耶？所得飲食足繫命耶？無苦耶？」彼兒曰：「大德！舍利弗！我七年間在血壺中。然身體將如何健康耶？如何〔所得〕飲食將足繫命耶？」拘利人女子蘇婆波娑云：「我兒與法將續有談論。」大為歡喜快心滿足。世尊言拘利人

女子蘇婆波娑曰：「蘇婆波娑！汝再望得如是兒耶？」蘇婆波娑答曰：「我望再得如是七兒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由不快者成快相，不喜者而成喜相，放逸者苦為樂相，克制放逸苦為樂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。爾時，鹿母毘舍佉因有公務為憍薩羅波斯匿王所繫，憍薩羅波斯匿王之裁判，不隨鹿母之望。鹿母毘舍佉於日中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毘舍佉曰：「如何？毘舍佉！何故日中而來？」毘舍佉答曰：「大德！妾於此因有公務……乃至不隨所望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從他之事總為苦，一切主權成為樂。若人有願為所惱，蓋為難超束縛者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阿㝹夷之菴摩羅林。爾時，迦利瞿陀子尊者跋提梨迦，或入森林，或坐樹下，或入空屋，常如是唱優陀那言：「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」眾多比丘等常聞迦利瞿陀子尊者跋提梨迦，或入森林，或坐樹下，或入空屋，皆唱優陀那曰：「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」聞此而彼等思惟：「汝等法友！迦利瞿陀子跋提梨迦，彼為上流俗人時，如有王者之樂，今修梵行必為不喜。彼憶念此故，或入森林……常如是唱優陀那曰：『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』」諸比丘等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彼諸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迦利瞿陀子尊者跋提梨迦，或入森林……常

如是唱優陀那曰：『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』迦利瞿陀子尊者跋提梨迦，彼為上流……必為不喜。彼憶念此故，或入森林……常如是唱優陀那曰：『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』」世尊言一比丘曰：「比丘！以我語言比丘跋提梨迦，汝如是云：『法友跋提梨迦！師招汝。』」「諾、大德！」彼比丘應諾世尊，往迦利瞿陀子尊者跋提梨迦，作如是言：「法友跋提梨迦！師招汝。」「諾、大德！」迦利瞿陀子跋提梨迦應諾彼比丘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迦利瞿陀子尊者跋提梨迦如是言：「跋提梨迦！汝或入森林……常如是唱優陀那云：『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』為真實耶？」彼答曰：「然，大德！」世尊曰：「〔若然〕跋提梨迦！見如何理，或入森林……常如是唱優陀那云：『實亦樂哉！實亦樂哉！』」彼答曰：「大德！我為彼上流俗人欲求王者之樂時，宮殿內守備善設，宮殿外守備亦善施設。城內守備善設，城外守備亦善施設。國內守備善設，國外守備亦善施設。大德！雖有如是守備警護，此我恐怖疑慄度日。然大德！今我或入森林，或坐樹下，或入空屋，唯是獨身，無恐怖疑慄，樂雖少而從順活潑，以如鹿之心度日。大德！我見此理，故或入森林……常如是唱優陀那云：『實亦……樂哉！』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內心無怒離怖畏，超越此生與彼生，安樂而為無憂者，諸天尚不能得見。」

目真隣陀品第二

攝頌曰：

目真隣陀、王與杖、尊敬、優婆塞、孕婦，一人子、蘇婆波娑，毘舍佉、跋提梨迦。

第三品　難陀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一比丘在世尊之近處，結跏趺坐，保持直身，繼續忍耐前世業果所生劇烈苦痛，正念正智，無惱而坐。世尊見彼比丘在己之近處結跏趺坐……乃至……繼續忍耐疼痛，正念正智，無惱而坐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捨棄諸業之比丘，振落前世諸塵垢，豎立我無所見心，無有與人俱語要。」

二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之叔母子尊者難陀，如是告諸比丘言：「汝等法友！我不喜梵行，不能保梵行，我欲捨戒還俗。」時一比丘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彼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之叔母子尊者難陀，如是告諸比丘言：『汝等法友！我不喜梵行……乃至……我將還俗。』」世尊令一比丘曰：「比丘！汝以我語招比丘難陀云：『法友難陀！師招汝。』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彼比丘應諾世尊，往尊者難陀處，如是言：「法友難陀！師招汝。」「唯然，法友！」尊者難陀應諾彼比丘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尊者難陀如是言：「難陀！我聞汝言諸比丘：『汝等法友！我不喜梵行……乃至……我欲捨戒還俗。』為真實耶？」難陀答言：「然，大德！」世尊曰：「難陀！何故汝謂『不喜梵行，不能保梵行，欲捨戒還俗』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我出家時，見釋迦族姓美女梳半髮，如是言我曰：『王子！速歸來。』大

德！我思彼女，不喜梵行，不能保梵行……欲還俗。」世尊捉尊者難陀之腕，猶如力士之伸曲腕、曲伸腕，迅速消失於祇陀林出現於三十三天。爾時，五百鳩足天女奉侍釋提桓因而來。世尊如是招難陀言：「難陀！汝未見此等五百鳩足天女耶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！大德！」世尊曰：「難陀！汝如何思之？釋迦族姓美女與此等五百鳩足天女，何者較美麗可愛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釋迦族姓美女恰如手足被燒，耳鼻被割之牝猿，大德！釋迦族姓美女比此等五百天女不及四分之一，亦不值四分一之半，實不可較量。此等五百天女實較美麗可愛。」世尊曰：「難陀！可喜，難陀！可喜。為得此等五百鳩足天女，我將為汝保證。」難陀曰：「大德世尊！若為我保證將得此五百天女，大德世尊！我將樂梵行。」世尊捉尊者難陀之腕恰如……乃至……速由三十三天消失，出現於祇陀林。比丘眾聞此言曰：「世尊之叔母子尊者難陀為天女故而行梵行，為得此等五百鳩足天女，世尊為彼保證。」尊者難陀之友比丘等呼尊者難陀為傭人、為小商人，如是言之：「尊者難陀非謂傭人耶？尊者難陀非謂小商人耶？尊者難陀為天女故非謂行梵行耶？為得五百鳩足天女，世尊非為彼保證耶？」尊者難陀煩惱憤嫌友等之謂為傭人，又謂為小商人之語，獨自遠離而不放逸，轉心精勤自信，不久善男子善出家而為無家之身，窮極無上梵行之目的，於現法住自證知、實現逮達。即知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後有。尊者難陀成為阿羅漢之一人。天女等於夜更時，更美麗照耀全祇陀林，詣近世尊，禮敬世尊，立於一隅。立於一隅之彼天女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之叔母子尊者難陀諸漏滅盡，於現法心解脫、慧解脫，自證知逮達實現而住。」世尊亦如是以生智謂：「難陀滅盡諸漏而無漏……逮達實現而住。」尊者難陀於彼夜更後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難陀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為得五百鳩足天女，世尊為我保證。然大德！我向世尊欲解彼約。」世尊曰：「難陀！以我心已知汝心，『難陀滅盡諸漏而……逮達實現而住。』天人等亦告我云：『大德！世尊之叔母子尊者難

陀諸漏滅盡而……逮達實現而住。』難陀！汝無執著，心解脫諸漏，然我將解約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越泥土之沼，破諸欲之荊，達愚癡之滅，無慄苦樂事，如是出家者，彼成真比丘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以野輸闍為上首與五百比丘等欲禮拜世尊來至舍衛城。如是諸來比丘與住園比丘等互相問訊，設坐臥具，整諸鉢衣，立大音聲。世尊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！猶如漁師以大音聲爭魚時。究竟為何者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以野輸闍為上首與五百比丘等欲禮拜世尊來至舍衛城。彼諸來比丘等……乃至整鉢衣，立大音聲。」世尊曰：「阿難！然以我語，言彼比丘等曰：『師招尊者等。』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，詣言彼比丘等曰：「師招尊者等。」「唯然，法友！」彼比丘等應諾尊者阿難而詣見世尊，敬禮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比丘等言曰：「諸比丘！汝等何故立大音聲，猶如漁師之爭魚？」如此言已，尊者野輸闍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此五百比丘等欲禮拜世尊來至舍衛城。此諸來比丘等……乃至……整衣鉢，立此大音聲。」世尊曰：「汝等比丘！我斥汝等，汝等當速去，汝等勿傍我住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彼比丘等應諾世尊，從座起禮敬而行右繞之禮，整坐具，携鉢衣為往跋闍國遊行而出發。次第遊行至跋闍國婆求末河，於河畔設置草屋入雨安居。住雨安居時，尊者野輸闍如是告比丘等言：「汝等法友！世尊望我等之利益，以我等之圖利益，同情我等，仁慈追放我等。如何汝等法友！我等應如世尊之歡喜，營造我等之住居。」「唯然，法友！」彼比丘等應諾尊者。彼比丘等住不放逸而精勤專心，在雨安居之間，皆悉逮得三明。時，世尊隨意住舍衛城後，向毘舍離遊行而出發，次

第遊行來至毘舍離。世尊住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。世尊以己心忖度思惟而言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依我所見，彼方向存光明。阿難！我感彼方光明。彼方是婆求末河畔比丘等居住之處。我不厭思欲赴彼處。阿難！汝遣使向婆求末河畔比丘等前作如是云：『師招尊者。師欲見尊者等。』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，至一比丘作如是言：「法友！汝往婆求末河畔比丘等前作如是云：『師招尊者等。師欲見尊者。』」「唯然，法友！」彼比丘應諾尊者阿難，猶如力士伸曲腕，曲伸腕，由大林重閣講堂消失，而出現於婆求末河畔比丘等前。彼比丘告婆求末河畔比丘等言：「師招尊者等，師欲見尊者等。」「唯然，法友！」彼比丘等應諾彼比丘而整坐具，携鉢衣，猶如……速由婆求末河畔消失，而出現於大林重閣講堂世尊面前。彼時，世尊坐入不動三昧。彼比丘等思惟：「世尊今在何方而住耶？」彼比丘等又復思惟：「世尊今入不動三昧。」彼等亦坐入不動三昧。尊者阿難於更初分已過之時，即從座起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作如是言：「大德！今夜更初分已過，諸來之比丘等久坐。大德！請世尊與諸來比丘等共言說！」雖如此云，而世尊默然。尊者阿難再於夜更中分已過時，即從座起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夜更中分已過。諸來比丘等久坐。大德！請世尊與諸來比丘等互共言說。」世尊再次默然。三度尊者阿難於夜更後分已過，夜明日昇之時，即從座起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夜更後分已過，夜明日昇。諸來比丘等久坐。大德！請與諸來比丘等互共言說。」時，世尊即從三昧起如是言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汝若有所知，當無所答。阿難！我今與五百比丘等俱坐入不動三昧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克服欲之荊，亦克服惡口，殺生與束縛，均亦被克服，斯人於苦樂，如山不動搖。如是出家者，此為真比丘！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於近世尊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。世尊見尊者舍利弗於近已而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猶如磐石山，豎立不動搖，比丘斷愚癡，似山無動搖。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於近世尊結跏趺坐，善豎立向身內念。世尊見尊者大目犍連近已……善豎立向身內念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善豎立向身念，善自制六觸處。常入定之比丘，將知己之涅槃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。爾時，尊者畢陵迦婆蹉以賤人呼比丘等。時，諸比丘詣往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比丘等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尊者畢陵迦婆蹉以賤人呼比丘等。」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比丘！汝以我語呼畢陵迦婆蹉云：『法友畢陵迦婆蹉！師呼汝。』」「唯然，世尊！」彼比丘應諾世尊，往尊者畢陵迦婆蹉處，向彼如是言：「法友！師呼汝。」「唯然，法友！」尊者畢陵迦婆蹉應諾彼比丘，即詣佛所，敬禮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尊者畢陵迦婆蹉言：「婆蹉！聞汝以賤人呼比丘等，為真實耶？」答：「唯然，大德！」世尊思惟畢陵迦婆蹉之前生，如是向比丘等言：「汝等比丘！對比丘

婆蹉勿憤。汝等比丘！婆蹉無有瞋恚汝等，呼比丘等為賤人。汝等比丘！比丘婆蹉五百生續生於婆羅門家。此賤人之語為彼長久所慣用，是故婆蹉以賤人呼比丘等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無諂無慢貪盡，無我所見無欲，捨忿鎮心之人，彼可為婆羅門，
惟彼可為比丘，惟彼可為沙門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爾時，尊者大迦葉住畢鉢羅窟，結跏趺坐入一三昧七日間。尊者大迦葉經七日後，即從定起。尊者大迦葉從定起而自思惟：「我將往王舍城托鉢。」時，五百諸天眾使尊者大迦葉易得食。尊者大迦葉斥彼五百諸天眾，晨早著內衣携鉢衣，入王舍城托鉢。彼時，釋提桓因欲施尊者大迦葉食，化作織工人。阿修羅女善生化作紡織人。尊者大迦葉於王舍城次第乞食，近於釋提桓因之住居。釋提桓因見尊者大迦葉由遠而來，由家出迎，親手取鉢入家，饋取食物，滿鉢與尊者大迦葉。此施食中：有種種羹、種種副菜、種種羹味副菜食等。尊者大迦葉自思惟：「有如此神力，此者為何人？」尊者大迦葉又復思惟：「此為釋提桓因。」如此知之，尊者大迦葉言釋提桓因曰：「拘翼〔帝釋〕！此汝所為，勿再為此。」釋提桓因曰：「大德，迦葉！我等亦須〔積〕功德，我等亦應作福。」釋提桓因禮敬尊者大迦葉，右繞為禮而飛上空中，於空中三度唱如是優陀那：

「實施，向迦葉善行最上施。實施……善行……。」

世尊以清淨超人天耳，聞釋提桓因飛上空中唱優陀那：「實施……善行……。實施……善行……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比丘依托鉢而生，自養不畜養他人，寂靜常住於正念，諸天尚更羨此人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托鉢食後歸來，於迦里梨樹〔傍〕圓形尖頂屋堂，聚集眾多比丘等引起如是之話題：「汝等法友！比丘托鉢，出行乞食，往來屢屢眼見快色，屢屢耳聞快聲，屢屢鼻嗅快香，屢屢舌味快味，屢屢身觸快觸處。汝等法友！出行托鉢，比丘受人尊重，恭敬供養，而行托鉢。汝等法友！我等亦欲成托鉢者。屢屢眼見快色，屢屢耳聞快聲，屢屢鼻嗅快香，屢屢舌味快味，屢屢身觸快觸處。我等亦受人尊重，恭敬供養，而行托鉢。」爾時，彼比丘等所起話題未終了。世尊於日暮從獨坐而起，至迦里梨樹傍之圓形尖頂屋堂，坐所設之座。就座已，世尊如是言比丘等曰：「汝等比丘！汝等所起如何話題未終了。」答曰：「大德！由托鉢食後歸來，於迦里梨樹〔傍〕圓形尖頂屋堂集坐，我等所起如是話題：『出行托鉢……乃至……而行托鉢。』大德！我等所起話題未終了。〔然〕爾時，世尊進來。」世尊曰：「汝等比丘！如此談話，汝等善男子由信心出家而為無家者為不適當。汝等比丘！汝等聚集應為二事，即為法談與聖者之沈默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比丘由托鉢而生，自養不畜養他人，諸天尚更羨此人。若彼不恃聲讚辭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國祇陀林給孤獨園。時，托鉢食後……〔參照前經〕……眾多比丘等引起如是話題：「汝等法友！誰知技藝？誰學技藝？何人為技藝中第一者？」於此處某者如是云：「御象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御馬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御車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印契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算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數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書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詩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順世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某者如是云：「田相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」爾時，於彼比丘等所起話題未終了。世尊於日暮……乃至……〔參照三之八〕如是言比丘等曰：「汝等比丘……未終了。」答曰：「大德！食後……乃至……〔如前經〕引起如是話題：『汝等法友！誰知技藝？……為技藝中第一者？』某者云：『御象術為技藝中第一者……乃至田相術為技藝中第一者。』大德！在我等所起此話題未終了。爾時世尊進來。」世尊如是曰：「汝等比丘！……乃至……〔參照三之八〕為法談與聖者之沈默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不依技藝而生存，輕欲利事制諸根，當於諸事得解脫，為無家者而行腳，無我所見亦無欲，殺惡魔而獨行者，如是出家之行者，乃為真正之比丘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優樓比螺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，世尊結跏趺坐，繼續坐享七日間解脫樂。經七日後，世尊從定起而佛眼徧觀世間，見諸有情或由貪、瞋、癡所生諸苦所惱，受諸熱惱所燒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此世間為熱苦性，為觸所累談已病，蓋此為此能思事，終而有與相異事。
變化世間達生有，而為生有之所累，雖然世間諸有情，而惟喜彼之生有。
人若喜時是怖畏，若有怖畏是為苦，惟欲捨離此生有，必當惟修此梵行。
無論沙門婆羅門，如依生有語離脫，我云此等梵行者，皆由生有未脫離。
無論沙門婆羅門，如依非有語出離，我云此等梵行者，皆由生有未出離。
此苦皆由本質生，由取滅盡苦無生。
廣見如此諸世間，生類所累由無明，一切世間諸有情，喜生不得解脫者。
不論成為任何物，隨方隨處皆生有，此等生有無常苦，成為一切轉變法。
如是依正智，如實見此者，生有渴愛滅，非有渴愛喜。
諸渴愛之滅，滅貪為涅槃，入涅槃比丘，無取不再生，惡魔被戰敗，超越諸生有。」

難陀品第三

攝頌曰：

業與難陀、野輸闍，舍利弗與拘律陀，畢陵迦、迦葉、托鉢，技藝、世間此為十。

第四品　彌醯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奢利伽之奢利伽山。爾時，尊者彌醯為世尊侍者。尊者彌醯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立於一隅。立於一隅之尊者彌醯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欲入闍鬥村托鉢。」世尊曰：「彌醯！今正思善時，汝可為之。」尊者彌醯晨早持鉢衣，入

闍鬥村托鉢。往闍鬥村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往金鞞河畔散步往來、逍遙、休息於金鞞河畔，見菴摩羅林可愛可樂而自思惟：「此菴摩羅林，實可愛可樂。此林實是精勤善男子修行最適之處。世尊若聽許我，我當入此菴摩羅林精勤修習。」尊者彌醯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彌醯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入闍鬥村托鉢。往闍鬥村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近於金鞞河畔，散步往來、逍遙、休息於金鞞河畔，見菴摩羅林可愛可樂而自思惟：『此菴摩羅林實是可愛可樂。此林實是精勤善男子修行最適之處。世尊若聽許我，我當入菴摩羅林精勤修習。』」彼如是言已，世尊言尊者彌醯曰：「彌醯！今我一人。於他比丘之來前，〔暫〕待之。」尊者彌醯再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更無應為之事，為無積此之要。然大德！我更有應為之事，為有積聖道之要。大德！若聽許我，我將入菴摩羅林精勤修行。」世尊再如是言彼曰：「彌醯！今我一人。……他比丘來前，〔暫〕待之。」尊者彌醯三度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……我將入菴摩羅林精勤修行。」世尊曰：「彌醯！汝謂精勤修習，彌醯！汝今正思善時，汝可為之。」尊者彌醯從座而起，禮敬世尊，右繞而去，彼則往菴摩羅林，徧行林中，為日中休息坐於一樹下。住於彼菴摩羅林之尊者彌醯愈益起三惡不善之覺，即欲覺、恚覺、害覺。尊者彌醯起如是思惟：「實不可思議。實為未曾有。我由信心出家而為無家之身。然受此三不善覺所襲，即欲覺、恚覺、害覺。」尊者彌醯日暮由獨坐而起，詣世尊之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彌醯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住菴摩羅林起三惡不善覺，即欲覺……。大德！我起如是思惟：『實為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受此三不善覺所襲。』」世尊言彼彌醯曰：「彌醯！有五法使未熟之心圓滿解脫。何為五法？（一）於此彌醯！比丘有善友，有善伴。彌醯！此能使未熟之心圓滿解脫，是第一之法。（二）復次彌醯！比丘持戒依波羅提木叉攝護為節己，有〔正〕行處親近處，見小罪亦怖畏，為受持學處者。彌醯！此能使

未熟之心圓滿解脫，是第二之法。（三）復次彌醯！比丘排除煩惱，適於開心且對厭嫌、離欲、滅盡、安靜、正智、等覺、涅槃導為十全之話，即少欲之話、知足之話、遠離之話、與他不雜處之話、精進之話、戒法之話、禪定之話、智慧之話、解脫之話、解脫智見之話等，得如此之話者，亦得無煩者，亦得無苦者。彌醯！此能使未熟之心圓滿解脫，是第三之法。（四）復次彌醯！比丘住於勇猛精進，捨不善法而為欲行善法，有決斷而勇健，成不捨善法者。彌醯！此能使未熟之心圓滿解脫，是第四之法。（五）復次彌醯！比丘為智者，如實知起滅之智慧、為聖洞察之智慧、正導苦滅盡之智慧具足者。彌醯！此能使未熟之心圓滿解脫，是第五之法。

彌醯！有善友、善伴、善友人之比丘，被期待為如次之事。即彼為持戒者、依波羅提木叉之攝護為節己，有〔正〕行處親近處，見小罪亦怖畏，此為應學習受持學處者之事。彌醯！有善友……之比丘被期待為如次之事。即彼排除煩惱適於開心且對厭嫌、離欲、滅盡、安靜、正智、等覺、涅槃導為十全之話，即少欲之話、知足之話、遠離之話、與他不雜處之話、精進之話、戒法之話、禪定之話、智慧之話、解脫之話、解脫智見之話等，得如此之話者，亦得無煩者，亦得無苦者應為之事。彌醯！有善友……比丘被期待為如次之事。即彼住於勇猛精進，為捨不善法，欲行善法，有決斷而勇健，此為善法，不捨善法者之事。彌醯！有善友……比丘被期待為如次之事。即彼為智者，此為具足〔如實〕知起滅之智慧、成為聖洞察之智慧、正導苦滅盡之智慧者之事。然彌醯！比丘立此等五法，更應修習四法。即為捨貪應修不淨觀，為捨恚應修慈悲觀，為滅覺應修數息觀，為根絕我慢應修無常觀。彌醯！然，有無常想者豎立無我想，有無我想者於現法根絕我慢即達涅槃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覺為卑小者，覺為微細者，為心之喜悅，以從於此行。不知覺心者，而為搖動心，由生趣向生。

知此等覺心，有正念之人，精勤而自制。佛從此等行，從心之喜悅，捨棄盡無餘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拘尸那羅末羅族沙羅林之恕跋單。爾時，眾多比丘等住近世尊之森林洞窟，自高、憍慢而浮薄，多言、多辯而忘念，缺正智，不鎮心，迷心而不制諸根。世尊見眾多比丘等住近森林之洞窟，自高、憍慢而浮薄，多言、多辯而忘念，缺正智，不鎮心，迷心而不制諸根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不護身而陷邪見，昏沈睡眠所戰勝，憍慢浮薄多饒舌，終為惡魔所征服。
正思惟為親近處，正見為先護心者，知生滅而勝昏沈，比丘皆捨諸惡趣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俱往憍薩羅國。世尊由道路而下，往一樹下設座而坐。時有一牧牛者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牧牛者，依世尊之法話，教示激勵歡喜，使牧牛者喜悅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與比丘眾明日俱受我供養食。」世尊默然承諾。彼牧牛者，知世尊已應諾，即從座起，禮敬世尊，行右繞禮而去。彼牧牛者夜更後，於己家準備多水少粥及新醍醐味，而往告世尊：「大德！今正調食事已。」世尊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與比丘眾俱至彼牧牛者家坐於所設座。彼牧牛者以多水少粥及新醍醐味，以佛陀為上首用己手供養至諸比丘眾飽謝。彼牧牛者於世尊之食終離鉢，取一低座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牧牛者，依世尊法話，教示激勵歡喜，使彼牧牛者喜悅，從座起去。世尊去後不久，有一男子於國境內殺害彼牧牛者。眾多比丘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日以佛陀為上首及比丘眾等，牧牛者以多水少粥及

新醍醐味，用己手供養至飽謝。大德！彼牧牛者被一男子於國境內殺害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惡者向惡行，為此欲為彼，恨者向恨者，為此欲為彼，由彼惡導心，欲彼更為惡。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住迦布德迦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於明月之夜，剃髮而坐屋外入一三昧。時有二友夜叉，因事務由北方而赴南方。彼夜叉等，見尊者舍利弗剃髮坐於屋外入一三昧。見之一夜叉如是言他夜叉曰：「友！我思向此沙門之頭欲加一擊。」如此云已，彼夜叉如是言此夜叉言：「友！請止！勿擊沙門。友！彼沙門偉大而有大神力、有大威力。」彼一夜叉再如是告他夜叉言：「友！我思向此沙門之頭欲加一擊。」彼夜叉再如是告此夜叉言：「友！請止……有大神力、有大威力。」三度彼夜叉如是告他夜叉言：「友！我思……欲加一擊。」一夜叉不順從他夜叉，彼夜叉以擊長老舍利弗之頭。彼一擊已為七拉陀那又七拉陀那半之象沈地中，或打壞大山頂之力。然彼夜叉言：「熱！熱！」而立即陷入大地獄中。尊者大目犍連以清淨超人之天眼，見彼夜叉向尊者舍利弗之頭加以一擊。見而詣舍利弗處，作如是言：「法友！身體為健耶？〔所得〕飲食足繫命耶？無苦耶？」答曰：「法友目犍連！我身體為健。法友目犍連！我所得飲食足為繫命。但我頭有微痛。」尊者目犍連作如是言：「法友舍利弗！為不可思議。法友舍利弗！為未曾有。汝舍利弗有如此大神力，有大威力事耶？法友舍利弗！此處有一夜叉向汝頭加以一擊。彼實為一大擊。彼一擊為七拉陀那……為打壞大山頂之力。然尊者舍利弗乃如是曰：『法友目犍連！我身體為健。法友目犍連！我〔所得〕飲食足為繫命，但我頭

有微痛。』」尊者舍利弗作如是言：「法友目犍連！為不可思議，法友目犍連！為未曾有。尊者大目犍連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力。汝實得見夜叉。然我今尚不能見泥鬼。」世尊以清淨超人之天耳聞此等二大龍象如此對談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譬喻為磐石，彼心無動搖。應染無染著，應怒而無怒。如此修練心，何處苦將來？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憍賞彌瞿私多林。爾時，世尊住煩擾中。即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王者、王大臣、外道、外道弟子等所煩擾，居住苦惱而不安樂。世尊如此思惟：「我今為煩擾而住。即為比丘、比丘尼……外道弟子等所煩擾，居住苦而不安樂。我將獨自離羣而住。」世尊晨早著內衣持鉢衣入憍賞彌托鉢。往憍賞彌托鉢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自摺坐臥之具持鉢衣，亦不告侍者，亦無暇告比丘眾，獨自無二往赴波陀林遊行，次第遊行入波陀林。於此，世尊住波陀林之所護林跋陀沙羅樹下。時，有某貴象，己為牡象、牝象、少象、幼象等之煩擾。彼食尖端切斷之草，彼等食彼撓折之枝，彼飲濁水，彼由河上來時，牝象等即行摩觸其體。如是彼貴象被煩擾，居住苦而不安樂。彼貴象如是思惟：「我今為牡象、牝象、少象、幼象等所煩擾。我食尖端切斷之草，彼等食我撓折之枝，我飲濁水，我由河上來時，牝象等即行摩觸我體。如此我被煩擾，居住苦而不安樂。我欲獨自離羣而住。」彼貴象由離羣而住波陀林所護林之跋陀沙羅樹下，赴世尊之前。赴而彼貴象在世尊住在彼土地，以鼻拔草，并為世尊調飲水及用水。獨坐思惟之世尊心起如是念：「我先所煩擾而住。即為比丘、比丘尼……外道弟子等所煩擾，居住苦而不成安樂。我今住於不為所煩擾。即不為比丘、比丘尼……外道弟子等所煩擾，居住幸而安樂。」彼貴象

亦起如是心念：「我先住於為牡象、牝象、少象、幼象等所煩擾。我食尖端切斷之草，彼等食我撓折之枝，我飲濁水，我由河上來，牝象等即行摩觸我體。如此我被煩擾，居住苦而不安樂。此我今為不被牡象、牝象、少象、幼象等煩擾而住。我食尖端未斷切之草，彼等無食我撓折之枝，我不飲濁水，我由河上來，牝象等不行摩觸我體。如此我不被煩擾，居住幸而安樂。」世尊知己之遠離，又以彼之心，識彼貴象心之所念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有牙長如轅，象優此之心，獨樂在林間，優者心一如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賓頭盧頗羅墮誓於世尊之近處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。彼已為森林住者、托鉢者、糞掃衣者、持三衣者、少欲者、知足者、遠離者、不與他之雜處者、勇猛精進者、頭陀說者、增上心定專念者。世尊見尊者賓頭盧頗羅墮誓之近已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，彼為森林住者、托鉢者、糞掃衣者、持三衣者、少欲者、知足者、遠離者、與他不雜處者、勇猛精進者、頭陀說者、增上心定專念者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無誹無害事，波羅提木叉，自制食節度，坐臥於閑處，專念增上心，是為諸佛教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於世尊之近處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。少欲知足，遠離不與他雜處，努力精進，增上心定專念者。世尊見尊者舍利弗在近處結跏

趺坐，端身正念。少欲知足，遠離不與他雜處，努力精進，增上心定專念者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有增上心不放逸，牟尼學於寂默道。如此之心為靜止，常有正念無憂事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被尊重、被恭敬、被供養多得衣服、飲食、坐臥具及疾病醫藥品等資具。比丘眾亦被尊重……得……等資具。然普行外道等不得忍世尊及比丘眾之受尊敬，近於普行外道孫陀利女作如是言：「妹！有為親族圖謀之心耶？」答曰：「尊師等！將欲妾為何？妾得適於何耶？妾為親族亦可捨命！」普行外道等作如是言：「妹！若然常赴祇陀林。」「唯然！尊師等！」普行外道孫陀利女，應諾普行外道等而常赴祇陀林。彼普行外道等，知普行外道孫陀利女常來祇陀林，已被諸人等所見，於是奪彼女之命埋於祇陀林之溝坑，往見憍薩羅之波斯匿王，對王作如是言：「大王！我等不見彼普行沙門女孫陀利。」王曰：「然汝等思〔彼女〕在何處？」外道普行沙門等答曰：「大王！將在祇陀林。」王曰：「然汝等可搜尋祇陀林。」彼外道普行沙門等搜尋祇陀林，將捨棄之死體由溝坑中拉起乘於臥榻，持運於舍衛城由街路至街路，由巷而赴巷，於諸人之中如次小聲傳言：「尊師等！試觀釋子等之所為，無恥之此等沙門釋子，乃污戒者、惡行者、妄語者、非梵行者。然此等自稱為法行者、和平住者、梵行者、實語者、持戒者、善行者。此等者無沙門道，此等者無婆羅門道，此等者滅沙門道，此等者滅婆羅門道。如何此等而有沙門道耶？如何此等而有婆羅門道耶？此等遠離沙門道，此等遠離婆羅門道。何男子之所為事而奪女人之命耶？」彼時於舍衛城諸人見比丘等，以不良荒謬之語誹罵已，使怒使惱而如是言：「為無

恥事，彼沙門釋子等，乃污戒者……乃至……奪女人之命耶？」時眾多之比丘等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入舍衛城托鉢。往舍衛城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彼比丘等白世尊言：「今於舍衛城，諸人見比丘等以荒謬之語誹罵已，使怒使惱而如是言：『為無恥事，彼沙門釋子等，乃污戒者……乃至……奪女人之命耶？』」世尊如是曰：「汝等比丘！此一音聲，將不久，恐有七日間。過七日後，即自消失。此諸人見比丘等，以不良荒謬之語誹罵使怒使惱，汝等以次偈非難彼等。」曰：

「語虛言者赴惡趣，言非我為者亦同，兩者相同行來世，卑行諸人他〔亦然〕。」

彼比丘等於世尊前學習此偈，對於見比丘以不良之語使惱諸人，則以偈非難之：「語虛言者赴惡趣，……乃至……他人〔亦然〕。」諸人如次思惟：「此非彼等沙門釋子所為。此沙門釋子非為彼事，彼等自誓。」其音聲已不久，於七日過後消失。眾多比丘等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彼比丘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實為不可思議。大德！實為未曾有。大德！世尊如是善說：『汝等比丘！此一音聲將不久，七日過後，即自消失。』大德！彼音聲今已消失。」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諸人不自制，以語傷他人，恰如來戰場，以矢傷象軍。比丘聞粗語，應忍無穢心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尊者優波先那婆檀提子，獨坐思惟，心起如是之念：「實我得，實我善得。我

師是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。我已於善說法、律出家而為無家之身。我同梵行者，是持戒善法之人。我於戒為充足者，我心已鎮定，我心成一境為漏盡阿羅漢。我有大神力，我有大威力，我生也善，我死也善。」世尊之心知尊者優婆先那婆檀提子心之所念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生命若無苦，死終亦無悲，賢者若見道，悲中無悲事。比丘斷有愛，其心能鎮靜，生生盡輪迴，再無受生事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近於世尊處，結跏趺坐，持身正直，觀察己心安靜而坐。世尊見尊者舍利弗近於己處結跏趺坐，持身正直，觀察己〔心〕安靜而坐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得心之安靜，比丘折支柱，生生盡輪迴，解脫惡魔縛。」

彌醯品第四

攝頌曰：

彌醯、憍慢、牧牛者，月夜第五為貴象，賓頭盧與舍利弗，孫陀利為第八經，優婆先那檀提子，最後舍利弗為十經。

第五品　蘇那長老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與勝鬘王妃俱已昇最優宮殿之上層，憍薩羅之波斯匿王如是告勝鬘王妃云：「勝鬘！汝亦增己愛者，其他尚有誰？」答曰：「大王！我亦增己愛者此無其他。然則大王！大王亦增己愛者，其他尚有誰？」答曰：「勝鬘！我亦增己愛者此無其他。」然後憍薩羅之波斯匿王由宮殿降下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憍薩羅波斯匿王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今與勝鬘王妃俱昇最優宮殿之上層，告勝鬘王妃云：『勝鬘！汝亦增己愛者……乃至……尚有其他耶？』如此云已，勝鬘答我云：『大王！我亦增己愛……乃至……此無其他耶？』大德！如此云已，我答勝鬘云：『勝鬘！我亦增己愛……乃至……此無其他。』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心雖歷諸方處所，何處更有愛己者，此己各各如他人，然而愛己不害人。」

二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尊者阿難日暮從獨坐起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為不可思議。大德！為未曾有。大德！世尊佛母如此短命耶？世尊佛母，於世尊生後，七日壽終而生於兜率天！」世尊曰：「然，阿難！菩薩之母為短命，菩薩生七日後，壽終而生於兜率天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雖為如何之生類，捨身將行未來世。此等皆知所失事，善巧熱意修梵行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爾時，王舍城有名善覺癩患者、貧人、乞食、不運者。爾時，世尊受大羣眾圍繞而說法。癩患者善覺遙見彼多人羣集，如是思惟：「彼處必將分配硬軟食物。我亦欲往彼眾人之間。思於彼處將得硬軟之食物。」癩患善覺近彼人羣，見世尊為羣眾圍繞而說法，如是自思惟：「彼處非有硬軟食物之分配。此是沙門瞿曇為羣眾說法。我亦欲聽法。」彼云：「我亦欲聽法而坐於一隅。」世尊以心知羣眾之心而思惟：「此處有誰得知法者？」世尊見癩患善覺，坐於羣眾中而如是思惟：「於此處此為知法者。」而為癩患善覺如是之次第說法曰：是「布施之話、持戒之話、生天之話、出離之利益、欲望過多卑穢之事」等。世尊調癩患善覺之心，心謙柔和、心無覆蓋，知心澄靜，於諸佛所說法，即說苦、集、滅、道。猶如清淨無垢之布，善受染色，癩患善覺於此「凡任何集法皆為滅法」彼即座離塵垢而法眼生。癩患善覺見法、達法、知法、通法、超疑、離惑、達絕對信，依師之教不依他者，從座起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癩患善覺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為不可思議。大德！為未曾有。大德！猶如扶起倒者、開露覆者、示迷者以道，於闇中持燈火，使有眼者將見色，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法，大德！我歸命世尊，歸命於法，歸命於比丘眾。世尊！願容納我為優婆塞，由今而後，乃至命終以見歸命。」癩患善覺依世尊之說法所教示、激勵、鼓舞、使喜悅，隨喜歡世尊之所說，即從座起，禮敬世尊，行右繞禮而去。時，牝牛伴犢觸倒癩患善覺而命終。眾多諸比丘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彼諸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彼名善覺癩患，依世尊之法教示、激勵、鼓舞、使喜悅，既已命終。彼未來如何？彼來生如何？」世尊答曰：「汝等比丘！癩患善覺為賢者而行大小之法。為法問而無惱我。汝等比丘！癩患善覺滅盡三結而入預流，得不退轉法，達於正覺者。」如是言已，

一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癩患善覺為貧人、乞食、不運者之因緣如何？」世尊答曰：「汝等比丘！癩患善覺前生實已為此王舍城長者子。彼遊於樂園，見多迦羅支棄辟支佛入城托鉢，彼自思惟：『此癩患往於何處？』吐唾輕辱而去。為此業果，幾年、幾百年、幾千年、幾百千年於地獄受苦已。實為彼業之餘果，於此王舍城為貧人、乞食、不運者。彼依如來之所教法、律得信、得戒、得聞、得捨離、得慧而身體命終後，生於善趣、天界，為三十三天眾之伴。彼於彼處依顏色與稱譽，優輝其他之天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有眼知不平，猶如克戰勝，賢者生此世，全然當避惡。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眾多兒童於舍衛城與祇陀林間捕魚。世尊晨早著內衣，持鉢衣，入舍衛城托鉢。世尊見彼眾多兒童於舍衛城與祇陀林間捕魚，近彼等而如是言：「汝等童兒！汝等畏苦耶？苦於汝等為不快耶？」答曰：「然！大德！我等畏苦，苦於我等為不快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苦於汝等若不快，無論公私勿為惡。
若為惡事，或已為，雖依逃避苦不脫。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。爾時，世尊於布薩日為比丘眾所圍繞而坐。時，尊者阿難於夜更初分過後，即從座起偏袒一肩，向世尊合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夜更初分已過，比丘眾久坐。大德！請世尊為諸比丘說波羅提木叉。」雖如此

云已，世尊默然。尊者阿難於夜更中分過後，即從座起偏袒一肩再向世尊合掌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夜更中分已過，比丘眾久坐。大德！請世尊為諸比丘說波羅提木叉。」雖如此云已，世尊唯默然。尊者阿難於夜更後分已過而夜明日昇，即從座起偏袒一肩，三度合掌向世尊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夜更後分已過，夜明日昇，比丘眾久坐。大德！請世尊為比丘眾說波羅提木叉。」世尊如是曰：「阿難！此會眾不淨。」尊者大目犍連自思惟：「世尊言：『阿難！此會眾不淨。』世尊為何人而如是云。」尊者大目犍連以己心思惟統含比丘眾之心。尊者大目犍連已見污戒為惡法、有不淨邪惡業行，隱蔽己行，非沙門自稱沙門，非梵行者自稱梵行者，內心腐敗滿漏，持不淨性者坐此比丘眾中。見而起座近於彼者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起法友！汝為世尊所看破，汝勿住與比丘眾俱。」彼唯默然。尊者大目犍連再如是告彼曰：「汝起法友！汝為世尊所看破，汝勿住與比丘眾俱。」彼再唯默然。尊者大目犍連三度如是告彼言：「汝起法友！……乃至……勿住與比丘眾俱。」三度彼唯默然。尊者大目犍連捉彼腕驅出門外而下閂。詣世尊前，如是白世尊曰：「大德！彼為我所驅出，會眾清淨。大德！請世尊為比丘等說波羅提木叉。」世尊曰：「目犍連！為不可思議。目犍連！為未曾有。能取其手留愚者之座。」世尊更如是告比丘曰：「汝等比丘！從今而後，我不行布薩，不說波羅提木叉。從今而後，汝等應自行布薩，說波羅提木叉。如來於不淨眾中行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者，此非正理，為不可能。汝等比丘！於大海有此等八種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阿修羅為樂大海。何為八？

（一）諸比丘！大海為次第而凹，次第而傾，次第而低，非如斷崖而忽深。汝等比丘！大海為次第而凹……非如斷崖而忽深，汝等比丘！此於大海為第一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二）復次諸比丘！大海有一定之法，則水無越岸。汝等比丘！大海有一定法，則水無越岸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二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三）復次諸比丘！大海不住死屍。若大海有死屍，則速使漂至岸上。諸比丘！大海不住死屍……漂至岸上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三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四）復次諸比丘！雖任何之大河，例如恒伽、搖尤那、阿夷那和提、薩羅遊、擰企，此等若流至大海，捨原有族名而唯稱大海。諸比丘！雖於任何之大河，例如恒伽……乃至……捨原有族名而唯稱大海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四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五）復次諸比丘！於世界之諸流而入大海，雨由空降，而此大海未見減少亦未見增加。諸比丘！於世界之諸流……乃……至未見減少亦未見增加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五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六）復次諸比丘！大海一味，即為鹹味。諸比丘！大海一味，即為鹹味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六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七）復次諸比丘！大海有甚多寶、無數之寶。彼處之此等寶，例如有真珠、摩尼、琉璃、硨磲、壁石、珊瑚、銀、金、紅玉、瑪瑙等物。諸比丘！大海有甚多寶……乃至……瑪瑙等物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七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（八）復次諸比丘！大海為多數生類之住處。彼處之此等生類，即有帝麗、帝麗伽羅、帝麗羅頻伽羅、阿修羅、龍、乾闥婆。大海更有百由旬之巨物，二百由旬之巨物，三百由旬之巨物，四百

由旬之巨物，五百由旬之巨物。諸比丘！大海為多數生類即……乃至……巨物，諸比丘！此為大海第八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阿修羅為樂大海。

諸比丘！與此相同，於此法、律亦有八種之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，諸比丘！為樂此之法、律。何為八？

（一）諸比丘！猶如大海次第而凹，次第而傾，次第而低，非如斷崖而忽深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亦有次第學、次第行、次第道，非忽而能達證智。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亦……乃至……非忽而能達證智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一之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諸比丘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二）復次諸比丘！猶如大海有一定之法，則〔水〕無越岸，諸比丘！我為諸弟子制定學處，我諸弟子雖為命難亦無犯學處。諸比丘！我為諸弟子……乃至……亦無犯學處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二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三）諸比丘！猶如大海不住死屍，若大海有死屍，則速使漂至岸上，諸比丘！污戒為惡法，有不淨邪惡之業行，隱蔽己行，非沙門而自稱沙門，非梵行者而自稱梵行者，內心腐敗滿漏，持不淨之性，彼不與〔大〕眾俱而住，集眾而速斥彼。彼雖坐於比丘之中，彼遠離〔大〕眾，〔大〕眾亦遠離彼。諸比丘！污戒為……乃至……亦遠離彼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三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四）諸比丘！猶如任何大河，例如恒伽、搖尤那、阿夷那和提、薩羅遊、擘企，此等若流至大海，捨原有族名唯稱大海，諸比丘！四姓即剎帝利、婆羅門、吠舍、首陀羅之此等，向如來之教法、律而出家，為無家之出家身，捨原有族名唯稱沙門釋子。諸比

丘！四姓……乃至……釋子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四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五）諸比丘！猶如於世界之諸流，入於大海，雨由空降，於大海亦不見減少或增加，諸比丘！眾多比丘入於無餘涅槃界，亦不見涅槃界減少或增加。諸比丘！眾多之比丘……乃至……減少或增加。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五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六）諸比丘！猶如大海一味，即為鹹味，諸比丘！此之法、〔律〕一味，即為解脫味。諸比丘！此之法、律一味，即為解脫味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六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七）諸比丘！猶如大海有甚多寶、無數之寶。彼處之此等寶，例如有真珠、摩尼、琉璃、硨磲、壁石、珊瑚、銀、金、紅玉、瑪瑙等物，諸比丘！此之法、〔律〕有甚多寶、無數之寶，例如有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等。諸比丘！此之法、〔律〕……乃至……八正道等，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七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（八）諸比丘！猶如大海為多數生類之住處，彼處之此等生類即有帝麗、帝麗伽羅、帝麗羅頻伽羅、阿修羅、龍、乾闥婆，更於大海有百由旬之巨物、二百由旬之巨物、三百由旬之巨物、四百由旬之巨物、五百由旬之巨物，諸比丘！此之法、律多為善者之住處，在彼處之此等善者即有預流向者，有為預流果之實現而修行者；一來向者，有為一來果之實現而修行者；不還向者，有為不還果之實現而修行者；阿羅漢向者，有為阿羅漢果之實現而修行者。諸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，為第八之不可思議……乃至……為樂此之法、律。

汝等比丘！於此之法、律為八種不可思議未曾有法。見此諸比丘而為樂此之法、律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蔽者將漏雨，不蔽者無漏，不蔽者開此，如此無雨漏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大迦旃延住阿槃提拘羅羅伽羅之波樓多山。優婆塞蘇那俱胝耳，時為尊者大迦旃延之侍者。獨坐思惟之優婆塞蘇那俱胝耳起如是之心念：「如尊〔師〕大迦旃延之說法，住於俗家者，難完全清淨，猶如削硨磲貝純潔之行梵行。我寧剃除鬚髮著袈裟衣，出家而為無家之身。」優婆塞蘇那俱胝耳詣尊者大迦旃延之處禮敬尊者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優婆塞蘇那俱胝耳如是白尊者大迦旃延云：「大德！於此處獨坐思惟，我心起如是之念：『如尊〔師〕大迦旃延之說法……乃至……為無家之身。』大德！尊〔師〕大迦旃延請容受我出家。」如是云已，尊者大迦旃延如是告優婆塞蘇那俱胝耳云：「蘇那！生涯中一食一臥之梵行非易行。蘇那！望汝〔於彼處〕仍為在家人，而時行諸佛教行一食一臥之梵行。」止彼懷出家希望之優婆塞蘇那俱胝耳出家之念。優婆塞蘇那俱胝耳於獨坐思惟如是心再起念：「如尊〔師〕大迦旃延之說法……乃至……為無家之身。」優婆塞蘇那俱胝耳再詣尊者大迦旃延……如是云：「大德！於此處獨坐思惟我……乃至……大德！尊〔師〕大迦旃延請容受我出家。」如是云已，尊者大迦旃延如是告優婆塞蘇那俱胝耳云：「蘇那！生涯……乃至……行一食一臥之梵行。」再止彼優婆塞蘇那俱胝耳懷出家希望之〔念〕。優婆塞蘇那俱胝耳於獨坐思惟如是三度心再起念：「如尊〔師〕大迦旃之說法……乃至……為無家之身。」優婆塞蘇那俱胝耳三度詣尊者大迦旃延……如是云：「大

德！我於此處獨坐思惟……乃至……大德！尊〔師〕大迦旃延請容受我出家。」尊者大迦旃延使優婆塞蘇那俱胝耳出家。彼時阿槃提南路比丘甚少故，尊者大迦旃延經三年辛苦之後，由此處彼處集十羣之比丘眾，為尊者蘇那授具足戒。雨安居已，於獨坐思惟之尊者蘇那心起如是念：「我未曾親眼奉見彼世尊，惟聞彼世尊如斯如斯。和尚若聽許我，我欲詣赴禮拜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。」尊者蘇那日暮由座而起，詣尊者大迦旃延處禮敬尊者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蘇那白尊者大迦旃延曰：「大德！於此處獨坐思惟，我心起如是之念：『我未曾親眼……乃至……和尚若聽許我，我欲詣赴禮拜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。』」尊者大迦旃延曰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蘇那！汝為禮拜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，汝行！蘇那！汝禮拜彼可愛、可信、鎮諸根落意、達最上安息之統御、自制自護、御諸根而為龍象之彼世尊。若然，依我語以頭面頂禮世尊之足。而奉問白言，世尊之少病少惱、起居輕安，有氣力住於安樂與否，而白世尊：『大德！我和尚尊者大迦旃延以頭面頂禮世尊之足。奉問世尊之少病少惱……乃至……住於安樂與否。』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蘇那隨喜歡受諾尊者大迦旃延之言，即從座起，禮敬尊者大迦旃延，行右繞禮，摺坐臥具，持鉢衣，往赴舍衛城遊行。次第遊行至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蘇那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和尚尊者大迦旃延以頭面頂禮世尊之足，奉問……乃至……住於安樂與否。」世尊曰：「比丘！身體為健耶？〔所得〕之飲食足以繫命耶？為旅途而無少疲耶？托鉢亦無所疲耶？」答曰：「世尊！身體健，〔所得〕飲食足以繫命，旅途少疲，托鉢無所疲。」世尊命尊者阿難而如是曰：「阿難！為此遠來比丘調坐臥處。」尊者阿難自思惟：「世尊之為他人而命我：『阿難！為此遠來之比丘調坐臥處。』世尊言時，望與彼比丘為同室。世尊即望與尊者蘇那同室。」為此於世尊之住室，調尊者蘇那之坐臥處。世尊至夜遲，坐於屋外，洗足入室。尊者蘇那至夜遲前……乃至……入室。世尊於夜明時起出，呼尊者蘇

那如是曰：「汝無為比丘等說法之心耶？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蘇那應諾世尊而詠唱八八品中之十六偈無遺。尊者蘇那之詠唱已，世尊甚隨喜如是曰：「善哉，善哉。比丘！比丘善學八八品中之十六偈，得善記憶善理解。明白而無誤，意義明而有清聲。比丘！法臘為幾歲耶？」答曰：「世尊！我法臘為一歲。」世尊曰：「比丘！汝何故而如是遲耶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我久見於諸欲有患難事。若在家之生活障礙多，所作多應為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無本質者，見世患難，聖者知法，於惡不樂，清淨之人，於惡不樂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疑惑離曰於世尊之近處，結跏趺坐，正身端直，觀察清淨超越疑惑而坐。世尊見尊者疑惑離曰在〔我〕近處結跏趺坐，正身端直，觀察清淨超越疑惑而坐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此世或彼世，他自抱何疑？禪思者清勤，梵行者捨此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於布薩日之晨日著內衣持鉢衣，入王舍城托鉢。提婆達多見尊者阿難往王舍城托鉢，近尊者阿難而如是云：「法友阿難！由今日而後，我在世尊之外，比丘之外行布薩，亦行僧伽羯磨。」尊者阿難往王舍城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晨早著內衣，

持鉢衣，入王舍城托鉢。大德！提婆達多見我往王舍城托鉢，近我如是云：『法友阿難！由今日而後……將行……。』大德！今日提婆達多欲破僧伽。將行布薩及僧伽羯磨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善人為善易，惡人為善難，惡人為惡易，聖者為惡難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，俱遊行憍薩羅國。爾時，眾多之青年婆羅門續立激音，過而近於世尊。世尊見眾多青年婆羅門等，續立激音近於彼。世尊知彼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說辭之道人，賢語望多辯，為〔人〕所忘去，〔自〕不知由誰導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周利槃特，近於世尊，結跏趺坐，持身正直，心懸〔正〕念而坐。世尊見尊者周利槃特近於自己，而結跏趺坐，持身正直，心懸〔正〕念而坐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安住心身直，不論坐或臥，比丘念決定，得過未利益。過未利益比丘得，將往不見死王處。」

蘇那長老品第五

攝頌曰：

王、短命與癩患者，童兒、布薩與蘇那，離曰、難陀、青年，周利槃特共為十。

第六品　生盲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毘舍離城大林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晨早著內衣持鉢衣入毘舍離城托鉢。往毘舍離城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如是告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取坐具，我為日中休息欲赴遮頗羅祠堂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，而持坐具，從行世尊之後。世尊至遮頗羅祠堂，坐於所設座。就座已，世尊如是言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快哉毘舍離城，快哉優陀延祠堂，快哉瞿曇祠堂，快哉薩坦婆祠堂，快哉多子祠堂，快哉薩蘭達多祠堂，快哉遮頗羅祠堂！阿難！無論何人，增修、實行、達成、完成、力行、積聚、實修四神足者，若望彼一劫間，或一劫以上住世，應得延生。阿難！如來……實修四神足。阿難！若望如來一劫間，或一劫以上住世，應得延生。」如是，尊者阿難雖世尊以明示其徵，雖明點其示，然仍不了解，未向世尊白如是之所望：「大德！為多人之利益，為多人之安樂，為慈愍世間，為人天之便利、利益、安樂，請世尊住一劫，善逝住一劫。」彼心猶如為惡魔所憑藉。世尊再如是告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快哉……乃至……如來一劫間，或一劫以上住世，應得延生。」如是，尊者阿難雖世尊之以明示其徵……乃至……住世一劫間。彼心猶如為惡魔所憑藉。世尊三度如是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！快哉……乃至……如來一劫間或一劫以上住世，應得延生。」如是，尊者阿難！雖世尊以明示其徵……乃至……住一劫間。彼心猶如為惡魔所憑藉。世尊如是告尊者阿難言：「阿難！汝行。如思今正是時，則善為之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起座禮敬，行右繞禮而坐於近一樹下。

尊者阿難去後不久，惡魔波旬近於世尊而立於一隅。立於一隅之惡魔波旬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今應般涅槃，善逝今應般涅槃。大德！今為世尊應般涅槃之時。世尊曾言：『波旬！我之比丘弟子等為得知能，善自修練，得信解，得〔最上〕安穩，多聞而持法，行大小之法，行跡方正，為隨法行者，學己之師而〔向他〕語，說示、公開宣示、分別，尚未明白之間，我不應般涅槃。又善制御法，駁斥他人之非難，未說法導向解脫之間，我不般涅槃。』然大德！今世尊之比丘弟子等得知能……學己師之說示、語〔他〕，公開宣示、分別明白。又善制御法，駁斥他人之非難，導向解脫說法。大德！世尊今應般涅槃，善逝今應般涅槃。大德！今為世尊般涅槃之時，世尊曾語：『波旬！我之比丘尼弟子等得知能……乃至……為隨法行者……乃至……未說法導向解脫之間，我不應般涅槃。』大德！今世尊之比丘尼弟子等……乃至……導向解脫說法。大德！世尊今應般涅槃，善逝今應般涅槃。今為世尊應般涅槃之時。世尊曾語：『波旬！我之優婆塞弟子等為得知能……乃至……未說法導向解脫之間，我不應般涅槃。』然大德！今世尊之優婆塞弟子等已得知能……乃至……導向解脫說法。大德！世尊今應般涅槃，善逝今應般涅槃。大德！今為世尊之應般涅槃之時。世尊曾語：『波旬！我之優婆夷弟子等得知能……乃至……未說法導向解脫之間，我不應般涅槃。』然大德！今世尊之優婆夷弟子等得知能……乃至……導向解脫說法。大德！世尊今應般涅槃，善逝今應般涅槃。大德！今為世尊應般涅槃之時。世尊曾宣：『波旬！我梵行之圓滿，傳佈開展、為眾人廣知，人天尚未能善說之間，我不應般涅槃。』然大德！今世尊之梵行圓滿，傳佈開展、為眾人廣知，人天已至能善說。大德！世尊今應般涅槃，善逝今應般涅槃。大德！今為世尊應般涅槃之時。」如是云已，世尊如是告惡魔波旬：「波旬！勿憂。如來之般涅槃應為不久，今三個月後，如來應般涅槃。」世尊於遮頗羅祠堂，正念正智，而捨生命之素因。世尊

捨生命之素因，有令身毛彌立，可怖之大地震，天鼓自動鳴響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生有平等不平等，牟尼捨生有素因。內心喜得安靜者，破己之生如破鎧。」

二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從日暮獨坐而起，坐於門屋外。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爾時，七人結髮外道、七人尼乾子徒、七人裸形外道、七人一衣外道、七人普行沙門之腋毛、爪、體毛長伸者等，於天秤棒上擔負種種荷物，行過世尊之近處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見彼等七人結髮外道、七人尼乾子徒、七人裸形外道、七人一衣外道、七人普行沙門之腋毛、爪、體毛長伸者等，於天秤棒上擔負種種荷物，行過世尊之近處，而從座起，偏上衣於一肩，右膝附地向彼等七人結髮外道、七人尼乾子徒、七人裸形外道、七人一衣外道、七人普行沙門等合掌，如次三度自己之名：「大德等！我為憍薩羅國波斯匿王。大德等！我為憍薩羅國波斯匿王。大德等！我為憍薩羅國波斯匿王。」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於彼等七人結髮外道、七人尼乾子徒、七人裸形外道、七人一衣外道、七人普行沙門等去後不久，近於世尊禮敬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如是問世尊云：「大德！彼等中是否有任何人為阿羅漢，或於阿羅漢道中，彼等能為其數耶？」世尊答曰：「大王！汝在俗者享樂諸欲，為兒女所累而營生活，受用迦尸國產之旃檀香，持華鬘、香、塗香，受納金銀者，而『此等為阿羅漢，此等為入阿羅漢道者』〔此〕為不易知之事。大王！依與人共住，或可能知彼人之戒德。彼亦長久之間，〔依共住〕又非依少思惟，而況於不思惟！又彼依有智慧者而〔可知〕非依於無智慧者。大王！依與人交友，或可能

知彼人之清淨。彼亦長久間依交友……乃至……非依於無智慧者。大王！於不幸時，某人之堅忍為可能知之。彼亦長久間……乃至……非依於無智慧者。大王！依會話，某人之智慧為可能知之。彼亦長久間……乃至……非依於無智慧者。」波斯匿王如是白世尊云：「大德！實為不可思議。大德！實為未曾有。世尊之善說。即『汝在俗者享樂諸欲……乃至……受納金銀者，「此等為阿羅漢……乃至為入阿羅漢道者」〔此〕不易知之。依共住……乃至……智慧可能為知。彼亦長久間……乃至……非依於無智慧者。』大德！彼等在我臣下而為盜人，為徘徊者，迂迴國中而還來。彼等先行，我將由後而行。大德！然今彼等清洗塵埃，善沐浴，善塗油，調鬚髮，著白衣，將耽具足五欲之樂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一切時份須努力，勿為他者之用人。勿依他人而生存，依法生勿行商估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自捨離諸惡不善法，依修習圓滿諸善法，繼續觀察而坐。世尊知自捨離諸惡不善法，依修習圓滿諸善法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在前已有，彼時非有。在前已無，彼時為有。在前已無，後亦應無，而今亦無。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種種外道，諸多沙門婆羅門、普行出家徒等，為入舍衛城托鉢，彼等有

諸種之意見者，有諸種之信仰者，有諸種之喜好者，已為依諸種之見處者。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世界為常住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世界為無常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世界為有邊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世界為無邊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命與體為一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命與體為異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如來死後有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如來死後無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如來死後有，而死後亦無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如來死後非有，死後亦非無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彼等如是云而口論、議論、論難，各以銳利之舌鋒對決而渡日，云：「如此為法，如彼為非法；如此為非法，如彼為法。」

爾時，眾多之比丘等，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入舍衛城托鉢，往來舍衛城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近於世尊，禮敬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彼比丘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此處種種外道諸多之沙門婆羅門、普行出家徒等，入舍衛城托鉢，彼等為有諸種意見者……乃至……已為依諸種之見處者。某沙門婆羅門等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『世界……乃至……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』彼等如是云而口論……乃至……各以銳利之舌鋒對決而渡日，云：『如此為法……乃至……如彼為法。』」世尊如是言：「諸比丘！外道普行出家徒等，為盲目而無眼目，不知理、不知非理，不知法、不知非法。彼等為不知理者、不知非理者，不知法者、不知非法者，如是云而口論……乃至……以銳利舌鋒對決而渡日，『如此為法……乃至……

如彼為法』諸比丘！往昔此舍衛城有一王。諸比丘，此王招某家臣而如是云：『〔如何〕，汝家臣，汝限於舍衛城之生盲，彼等總集於一處。』諸比丘！彼之家臣：『唯然，大王！』應諾彼王而帶領居於舍衛城之生盲，近於王而云：『大王！於舍衛城之生盲等已集。』彼王如是云：『然則，當使生盲等見象。』彼之家臣：『唯然，大王！』應諾彼王而使生盲等見象云：『汝生盲等！象為如是。』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頭云：『汝生盲等！象為如是。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耳云：『汝生盲等！象為如是。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牙云：『汝生盲等！象為如是。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體云：『汝生盲等！象為如是。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脚云：『汝生盲等！……。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背云：『汝生盲等！……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尾云：『汝生盲等！……』又向某生盲等使見象之尾尖云：『汝生盲等！……』諸比丘！爾時，彼家臣向生盲等使見象，近於王如是云：『大王！彼之生盲等已見象。今正善時，如為思惟請即為之。』諸比丘！彼王近於生盲等云：『汝生盲等見象耶？』生盲等答云：『然，大王！我等已見象。』王曰：『汝等生盲！象為何物？試語之！』諸比丘！見象頭之生盲云：『大王！象恰如甕。』諸比丘！見象耳之生盲云：『大王！象恰如箕。』諸比丘！見象牙之生盲等云：『……恰如犁尖。』諸比丘！觸象鼻之生盲等云：『……恰如犁轅。』……體……『……穀倉……。』……脚……『……柱……。』……背……『……臼……。』……尾……『……杵……。』……尾尖……『……箒……。』彼等如是云而互以拳爭。『象為如此，象非如彼；象非如此，象為如彼。』

然諸比丘！彼王大喜。諸比丘！如是外道普行出家之徒眾，為盲目而無眼目……乃至……如是云而口論……以銳利舌鋒對決而渡日，云：『如此為法……乃至……如彼為法。』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實某沙門婆羅門，彼等執著此等〔見〕。唯只見到一部分，諸人為此生爭論。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國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種種外道多數之沙門婆羅門、普行出家之彼等，入舍衛城托鉢，彼等有諸種之意見者，有諸種之信仰者，有諸種之好者，已成為依諸種之見處者。某沙門婆羅門等，已為如是語、如是見者：「我與世界俱為常住，此為真實而他為虛妄。」〔參照六品之四〕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為無常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為常住而亦為無常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非常住亦非無常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為自作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為他作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為自作而亦為他作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我與世界俱非自作亦非他作，為無因而生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為常住，我與世界亦俱為常住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為無常，我與世果亦俱為無常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為常住而亦為無常，我與世界亦俱為常住而亦為無常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亦非常住亦非無常，我與世界亦俱非常住亦非無常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為自作者，我與世界亦俱為自作者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為他作者，我與世界亦俱為他作者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為自作者而亦為他作者……。」又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「苦樂非自作亦非他作，為無因而生者；我與世界亦俱非自作，亦非他作，為無因而生者……。」彼等如是云而口論……〔參照六品之四〕……「如此為法……乃至……如彼為法。」爾時，眾多之比丘等晨早〔參照六品

之四〕……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此處眾多之……為依諸種之見處者。某沙門婆羅門等……乃至……如是云而口論……以銳利舌鋒對決而渡日：『為如此之法……乃至……為如彼之法。』」世尊如是言：「諸比丘！外道普行出家之徒等，盲目而無眼目，為不知理、不知非理，不知法、不知非法。彼等為不知理者、不知非理者，不知法者、不知非法者，如是云而口論……以銳利舌鋒對決而渡日：『如此為法……乃至……如彼為法。』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某沙門婆羅門，彼云住著此等見，未達涅槃之滲潤，彼等沈於此中間。」

六

〔同六之五，但如次終了〕

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此世人為念所囚，為他念所縛。彼等不知此：實未見彼矣。豫見矣之人，不起我為念，不起他為念。此等之人皆持有慢心，有慢心之枷，慢心之繫縛，見處多爭論，無超輪迴事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須菩提近於世尊，結跏趺坐，持身正直，達無尋定而坐。世尊見尊者須菩提近已結跏趺坐，持身正直，達無尋定而坐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尋被滅而內無殘，善能調整超執著，無色想而起四軛，斯人無赴再生事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爾時，於王舍城有二集團執著戀慕一遊女。彼等口論議論，論難互以手打、以土塊打、以杖打、以刀打，彼等於彼處近於死，又均逢死而苦。彼時，眾多之比丘等，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入王舍城托鉢。往王舍城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而近於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彼比丘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於王舍城有二集團……乃至……均逢死而苦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等唱此優陀那：

「已擁有與應擁有，此等二者有煩惱，斥彼學者之塵堆。學執戒禁為生活，梵行成奉此一端；『諸欲之中無過失』如是云者另一端。此二端為增墓場，墓場成為增邪見，不知彼等之二端，某者執某者忽略。知彼不執彼思者，不自憍慢渡輪迴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於黑闇之夜，坐於燃胡麻油燈之屋外。彼時多數之蛾轉落於胡麻油燈中，逢災難、逢禍難、陷於自滅。世尊見多數之蛾轉落於胡麻油燈中，逢災難、逢禍難、陷於自滅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匆促接近且通過，然而不見於真實，唯有增長新繫縛。猶如飛蛾陷火中，有者執著所見聞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尊者阿難近於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覺者未出現於世時，外道普行沙門之徒等，被尊重、恭敬供養、多得衣服、飲食、坐臥具及病用藥等之資具；大德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覺者出世故，彼時外道普行沙門之徒等，不被尊重、恭敬供養，不得衣服……乃至……病用藥等之資具。大德！今世尊與比丘眾俱被尊重、恭敬供養，多得衣服……乃至……病用藥等之資具。」世尊曰：「然，阿難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覺者未出世時，外道普行沙門之徒等，被尊重……乃至……病用藥等之資具；阿難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覺者已出世故，彼時外道普行沙門之徒等，不被尊重……乃至……不得病用藥等之資具。今世尊與比丘眾俱被尊重……乃至……得病用藥等之資具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日未昇〔時〕螢放光，日昇攝光螢無輝。外道輝亦復如是，正等覺者未出世時，愚者不淨，弟子無輝，邪見之徒苦不得離。」

生盲品第六

攝頌曰：

「捨命、獨坐、自捨離，外道終三須菩提，遊女、飛蛾為八九，世尊出生為第十。」

第七品　小品

一

如是我聞，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以種種方便，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，使尊者羅婆那跋提喜悅。尊者羅婆那跋提之心為尊者舍利弗，以種種之方便，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，使之喜悅而離執著脫除煩惱。世尊見尊者羅婆那跋提之心，為尊者舍利弗以種種之方便，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，使之喜悅而離執著，脫除煩惱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上下一切處，不見此為我，如是解脫者，將不再受生。前未曾得渡，今已渡暴流。」

二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尊者舍利弗以種種方便，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被認為尚為有學之尊者羅婆那跋提使之喜悅。世尊見尊者舍利弗以種種方便，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被認為尚為有學之尊者羅婆那跋提使之喜悅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彼斷輪迴入無欲，乾涸瀑河不再流，能斷輪迴無再轉，只此方為苦之終。」

三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衛城之人人過度執諸欲，樂彼貪醉，渴望狂喜，住著諸欲而度日。眾多之比丘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往舍衛城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近於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諸比丘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此處舍衛城之人人……乃至……住著於諸欲而度日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執諸欲著諸欲者，未見有過於結使，此蓋執著結使者，未為渡此廣大河。」

四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衛城之人人過度執諸欲，樂彼貪醉，狂喜渴望，盲目住著諸欲而度日。世尊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入舍衛城托鉢。世尊見舍衛城此等之人人過度……〔乃至〕……度日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「盲目於欲者，為網所蔽著，蔽於愛欲者，放逸友所囚，恰如筌口魚。盲目往諸欲，終生赴老死，如犢向母乳。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羅婆那跋提從眾多比丘之後，詣近世尊。世尊見尊者羅婆那跋提從眾多比丘之後，顏色醜惡，形體矮小多受比丘等之嘲笑，以如此容貌遙遠而來。見已，世尊如是言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！汝等未見彼比丘由遙遠而來耶？」答曰：「否，大德！〔我等見彼〕。」世尊如是言：「諸比丘！此比丘有大神力、有大威力。又此比丘未曾成就以外之定，實不易得。更又善男子有目的而善出家為無家之身，而彼已窮極梵行，彼於現法成就，住自證知，實現逮達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無缺肢分有白蓋，一輻車輛轉前驅，斷流無苦更無縛，汝比丘等見其來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若憍陳如近於世尊，結跏趺坐，正念直身，觀察愛欲滅盡之解脫。世尊見阿若憍陳如近於〔己〕而結跏趺坐，正念直身，觀察愛欲滅盡之解脫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地中無根無有葉，蔓樹將有於何處？由縛解脫堅固士，誰能將為侮蔑彼？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觀察妄念之滅盡而坐。世尊知已妄念之滅盡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彼之妄想不豎立，繫縛障礙亦皆離，往來離欲之牟尼，人天兩界不得侮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大迦旃延近世尊而結跏趺坐，身端正直，固立內念。世尊見尊者大迦旃延近已而結跏趺坐，身端正直，固立內念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若人身向念，時常有確立，〔我想〕亦非彼，非我非〔我想〕。向念次第住，彼既越執著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，俱遊行末羅國，至名為陀那婆羅門村。陀那婆羅門居士等聞：「實由釋迦族出之出家沙門瞿曇與大比丘眾，俱遊行到達陀那。」彼等以草、穀殼佈滿井邊云：「勿向彼禿頭之徒，似是而非沙門之類施水。」世尊由道路來近一樹下，坐於所設之座。坐已，世尊如是言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願汝由彼水井為我持水來。」如是言已，阿難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彼水井由陀那婆羅門居士等，以草、穀殼佈滿井邊云：『勿向彼禿頭之徒，似是而非沙門之類施水。』」世尊再如是言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願汝由彼水井為我持水來。」尊者阿難再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彼水井由陀那婆羅門居士等，以草、穀殼佈滿井邊云：『勿向彼禿頭之徒，似是而非沙門之類施水。』」世尊三度如是言尊者阿難曰：「阿難！願汝由彼水井……持水來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而持鉢近於彼水井。尊者阿難近後，彼水井之草、穀殼皆由井邊吹出，清而無濁，澄水至週邊止，已為滿流。尊者阿難自思惟：「實為不可思議，實為未曾有。如來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力。彼水井當我來近，彼草、穀殼皆由井邊吹出……已為滿流。」以鉢持水近於世尊，而如是白世尊曰：「實不可思議……已為滿流。世尊請用，善逝請用！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若常時有水，云何將為井？愛由根本除，更何將步尋？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憍賞彌瞿私多林。爾時，優填王往〔王〕苑時，後宮失火，奢摩嚩帝為首五百婦女皆死亡。爾時，眾多之比丘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往憍賞彌托鉢，食後由托鉢歸來，近於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彼比丘等如是白世尊

言：「大德！今優填王往〔王〕苑時，後宮失火，奢摩嚩帝為首五百婦女皆死亡。大德！彼優婆夷等未來如何？來生如何耶？」世尊言：「在此，彼優婆夷等有預流者，有一來者，有不還者。諸比丘！是故，彼優婆夷等死而不無果報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世人愚癡縛，以見可能相，愚人本質縛，為黑闇所覆。彼如見永恒，所見無何物。」

小品第七

攝頌曰：

二人羅婆那跋提，執著諸欲有情二，羅婆渴愛之滅盡，妄想滅盡迦旃延，水井之水優填火，以上合計共為十。

第八品　波吒離村人品

一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以涅槃法語教示比丘眾，激勵、鼓舞、使之喜悅。彼比丘等思惟理解彼意義，攝心專一，諦聽聞法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諸比丘！此處無『地水火風、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』，無此世他世，月日亦皆無。諸比丘！我對此：『不言來，亦不言去，不言住，亦不言死生。彼處無依護，無轉生，無緣境處。』我云此為苦之盡。」

二

〔同八品之一〕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難見為無我，真諦見不易。智人識破愛，彼見無何物。」

三

〔同八品之一、二〕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諸比丘！無生亦無物，無造亦無作。諸比丘！若無生、無有、無造作者，則所生、所有、所造、所作者，當不出現。諸比丘！無生、無有、無造、無作為者故，生者、有者、能造者、作為者當不出現。」

四

〔同八品之一、二、三〕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有依止者有轉動，無依止者無轉動。若無轉動有輕安，若有輕安無有喜，若無有喜無去來，若無來去無死生，若無死生無此世，亦無他世之兩者，兩者之中皆無有，此即成為苦之盡。」

五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，俱遊行末羅國而至波婆。在此處世尊住波婆鐵匠子淳陀之菴摩羅林。鐵匠子淳陀聞云：「世尊與大比丘眾，俱遊行末羅國而至波婆，住波婆己之菴摩羅林。」鐵匠子淳陀近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對坐於一隅之鐵匠子，世尊依法教示、激勵、鼓舞鐵匠子淳陀使之喜悅。鐵匠子淳陀依世

尊所教示、激勵、鼓舞而喜悅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請世尊與比丘眾俱，明日受我供養食。」世尊默然諾此。鐵匠子淳陀知世尊之允諾，即從座起，禮敬世尊，行右繞禮而去。鐵匠子淳陀於彼夜更後，在己家準備硬軟多量之食物及旃檀樹茸，如是請世尊知是時：「大德！今正是時，已調食事。」世尊晨早著內衣、持鉢衣，與比丘眾俱，至鐵匠子淳陀之家，坐於所設之座。坐已，世尊如是言鐵匠子淳陀曰：「淳陀！汝調栴檀樹茸唯供養我，調製他硬、軟食供比丘眾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鐵匠子淳陀應諾世尊而調旃檀樹茸供養世尊，調其他硬、軟食供比丘眾。世尊又告鐵匠子淳陀言：「淳陀！餘之栴檀樹茸，汝掘穴埋之。淳陀！我於人、天、魔、梵之世界，於沙門、婆羅門、人、天，如來以外，食此，不見能消化者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鐵匠子淳陀應諾世尊，將餘之旃檀樹茸埋於〔地〕，近於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對坐於一隅之淳陀，依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使淳陀喜悅，即從座起而去。食鐵匠子淳陀之供養，世尊引起激病，血痢而起近死強痛之程度，於此，世尊正念、正智、忍耐而無苦。世尊如是告尊者阿難言：「阿難！我等赴拘尸那羅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。

「如是我聞。雄者食鐵匠子淳陀供養，罹患近死之重病。

食旃檀樹茸，師起重病，世尊雖患血痢言：『我赴拘尸那羅都。』」

時，世尊由行下道路，近一樹下，如是言尊者阿難：「阿難！為我敷四層之僧伽梨衣，我甚疲，欲憩息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向世尊應諾，敷四疊之僧伽梨衣。世尊坐所設之座，坐已，世尊如是言阿難：「阿難！為我持水來，我甚渴。阿難！我欲飲水。」如是言已，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五百車輛通過，因水淺車輪所過，搔亂而成濁流。大德！彼迦屈嗟河在近處，清淨而甘美，清涼、透明、快適為便。世尊於彼處飲水可冷肢

體。」世尊再如是言尊者阿難：「阿難！為我持水來，我甚渴！阿難！我欲飲水。」尊者阿難再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今……乃至……可冷肢體。」三度世尊如是言阿難：「阿難！……乃至……我欲飲水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阿難應諾世尊，持鉢近彼河。彼河為車輪所斷，水淺混亂，續有濁流，然尊者阿難近之，則水流清澄而無濁。尊者阿難云：「實不可思議，實為未曾有。如來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力。此河為車輪所斷，水淺混亂，續有濁流，然我接近，則水流清澄無濁。」以鉢持水近世尊，如是白言：「大德！為不可思議，大德！為未曾有！如來有……清流無濁。請如來飲水！請善逝飲水！」於是世尊飲水。

世尊與大比丘眾俱近迦屈嗟河，入迦屈嗟河水浴、飲水，再出近菴摩羅林，如是言尊者淳陀：「淳陀！為我敷四疊僧伽梨衣，我甚疲，欲為靜臥。」「唯然，大德！」尊者淳陀應諾世尊敷四疊僧伽梨衣。世尊以速起之想，正念、正智、疊足，而右脇為下，作獅子之臥。尊者淳陀坐於世尊之面前。

「佛陀赴清、甘、澄之迦屈嗟河，師即此世無雙之如來，以痛疲之姿入水中，水浴、飲水、於比丘眾中尊師出〔河〕水來。

於此師、世尊、轉法人、大聖近菴摩羅林，呼淳陀比丘而如是言：『為我擴展四疊〔僧伽梨衣〕，我將欲臥。』

〔尊者〕淳陀，承佛所示，速敷四疊僧伽梨衣。師痛疲之姿而臥。

淳陀於此，坐於〔佛〕之面前。」

時世尊，如是言尊者阿難：「阿難！汝如是言鐵匠子淳陀，或將有使起追悔之念者：『汝友淳陀！如來受汝最後供養，入於涅槃，為汝不利益，為汝之惡得。』阿難！鐵匠子淳陀追悔之念，如

是云可滅除：『法友淳陀！如來受汝最後供養入於涅槃，為汝之利益，為汝之善得。法友淳陀！我於世尊之面前聞此、面前受納：此等二供養正有相等之結果、有果報，較他之供養有大之結果、果報。何謂二？如來食彼供養，得無上等覺及食彼供養入於無餘涅槃，此等二供養，正有相等之結果、果報，較他供養有大結果、果報。鐵匠子淳陀積得壽命增長之業，尊者淳陀積得美色增長之業，尊者淳陀積得福樂增長之業，尊者淳陀積得生天之業，尊者淳陀積得稱譽增長之業，尊者淳陀積得增上尊貴之業。』如是鐵匠子淳陀追悔之念可滅除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與者必為增功德，自制者不積怨恨，依捨惡滅盡貪瞋癡，善巧者入般涅槃。」

六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與比丘眾俱遊行往摩揭陀國，至波吒離村。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聞云：「世尊與大比眾俱遊行摩揭陀國至波吒離村。」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近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婆吒離村之優婆塞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世尊受我等休息堂之供養。」世尊默然許諾。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知世尊之允諾，即從座起敬禮世尊，行右繞禮而去，至彼休息堂。至已，於休息堂舖一切敷俱，設座、備水瓶、準備胡麻油之燈火，詣世尊處。詣已，禮敬世尊，立於一隅。立於一隅之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休息堂一切敷俱舖敷，設座、備水瓶、備胡麻油之燈火已。世尊今正是時，即請〔知時〕。」世尊晨早著內衣，持鉢衣而與比丘眾俱至休息堂洗足，入休息堂據中央柱面東而坐。比丘眾亦洗足，入於休息堂據中央之壁，以世尊為前，面東而坐。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亦洗足，入休息堂，倚東方之壁，以世尊為前，面西而坐。

世尊如是告波吒離村之優婆塞言：「汝等居士！污戒者之破戒，此等有五種之患難。五種為何？（一）於此，汝等居士！污戒者破戒者以放逸為因，逢大失財。此為污戒者破戒之第一患難。（二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污戒者破戒者惡名肆起。此為污戒者破戒之第二患難。（三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污戒者破戒者雖入任何之集會：雖剎帝利之集會、婆羅門之集會、居士之集會、沙門之集會，羞恥無自信入此會中。此為污戒者破戒之第三患難。（四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污戒者破戒者迷惑而死。此為污戒者破戒之第四患難。（五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污戒者破戒者身壞命終後，生於惡生、惡趣、墮處、地獄。此為污戒者破戒之第五患難。

汝等居士！持戒者之成戒，有五種之功德。五種為何？（一）於此，汝等居士！持戒者成戒者不放逸為因，得大積財。此為持戒者成戒之第一功德。（二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持戒者成戒者名聞肆起。此為持戒者成戒之第二功德。（三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持戒者成戒者雖在任何集會，彼無論剎帝利之集會、婆羅門之集會、居士之集會、沙門之集會，無恥辱有自信入此會中。此為持戒者成戒之第三功德。（四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持戒者成戒者無迷惑而死。此為持戒者成戒之第四功德。（五）復次，汝等居士！持戒者成戒者身壞命終後，生於善趣、天界。此為持戒者成戒之第五功德。汝等居士！此等為持戒者成戒之五種之功德。」

世尊至夜之更深，依法語教示、激勵、鼓舞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使之喜悅，如是云而使〔彼等〕離去：「汝等居士！夜已更深，今正是時，善可為之。」波吒離村之優婆塞等歡受世尊之法語，隨喜從座而起，禮敬世尊，行右繞禮而去。

波吒離村諸優婆塞去後不久，世尊入於空屋。彼時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為防跋闍族，在波吒離村有續築城。時，千多之天人，於波吒離村佔有土地：於某場所，有大力天人等佔有土地，彼

等使彼處大力王者與王大臣作住居為傾心之處。於某場所，中力之天人等佔有土地，彼等使彼處中力王者與王大臣作住居為傾心之處。於某場所，力劣之天人等佔有土地，彼等使彼處力劣王者與王大臣作住居為傾心之處。世尊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此等所謂千多天人等佔有波吒離村之土地：於某場所，有大力……作住居為傾心處。於某場所，中力之……作住居為傾心處。於某場所，力劣……作住居為傾心處。世尊夜明起出，如是言尊者阿難：「阿難！何人於波吒離村欲築城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為防跋闍族，於波吒離村欲築城。」世尊如是言：「阿難！恰如與三十三天之天子俱為協議，阿難！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為防跋闍族，於波吒離村續築都城。阿難！此處我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所謂千多天人等，於波吒離村佔有土地：於某場所……為傾心處。〔三度〕阿難！此處為貴人賢者之所、商賈之通路，此處將為貨物〔集〕卸第一都城。阿難！波吒離子〔城〕將有火水及離間三障難。」

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詣世尊處，而相互為禮，作喜悅之語、可記憶之語，立於一隅。立於一隅之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如是白世尊：「尊〔師〕瞿曇與比丘眾俱，明日請受我等之食供養。」世尊默然諾此。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知世尊允諾，則歸己家。至已，準備優美之硬軟食，向世尊通知是時，如是云：「尊〔師〕瞿曇！今食已調。」世尊晨早著內衣持鉢衣，與比丘眾俱，至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之家，坐於所設之座。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以佛陀為上首及比丘眾，親手供養優美之硬軟食至飽滿而謝止。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見世尊食畢垂手，取一低座，坐於一隅。世尊對坐於一隅之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以次之偈，述隨喜之意：

「賢善性質者，某方定住居，有戒德自制，供養梵行者。

彼處天人等，奉獻供養物；彼等受供養，親行供養彼，彼等被尊敬，親行尊敬彼；恰如母愛子，而以憐憫彼。
享受天人惠，常見於善福。」

世尊對摩揭陀之大臣須尼陀與禹舍，以此偈表隨喜之意，即從座起去。爾時，摩揭陀大臣須尼陀與禹舍從世尊之後行，而如是思惟：「今日沙門瞿曇從何門出，彼門則命名為瞿曇門；如由某渡場渡恒河，則命名為瞿曇渡場。」世尊已由門出，彼門名為瞿曇門。世尊近恒河，彼時恒河烏得飲水之程度與岸同高，〔水〕已滿岸。由此岸將赴彼岸，諸人搜尋舟船，諸人探索木筏，諸人製作桴囊等物。世尊恰如力士之伸曲腕、曲伸腕，速與比丘眾俱，由恒河之此岸沒而現立於彼岸。世尊見由此岸欲渡彼岸之諸人，或搜舟，或尋筏，又或作桴囊，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某者作橋，跨沼渡河，世之愚人，作桴筏間，如是賢者，已為渡過。」

七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與隨行僧那伽娑摩羅俱於憍薩羅國，步行於大道。尊者那伽娑摩羅途中見有歧路，見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！彼為我等之道，我等將行彼。」如是云已，世尊言那伽娑摩羅曰：「那伽娑摩羅！此為我等之道，我等行此。」〔中略〕三度尊者那伽娑摩羅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！彼為我等之道，我等將行彼。」三度世尊云：「那伽娑摩羅！此為我等之道，我等行此。」尊者那伽娑摩羅云：「大德世尊！鉢衣在此。」將世尊鉢衣捨棄於大地而去。尊者那伽娑摩羅行於其道，途中盜賊出來，打其手足，毀鉢裂僧伽梨衣。尊者那伽娑摩羅持毀鉢、裂僧伽梨衣，詣世尊處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那伽娑摩

羅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！我行彼道，途中盜賊出來，打手足毀鉢裂僧伽梨衣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俱行同一處，與他諸人混，智知惡蒼鷺，棄水而飲乳。」

八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。爾時，鹿母毘舍佉可愛可喜之孫死。鹿母毘舍佉隨以濡濕衣服、濡濕毛髮於日中近於世尊，禮敬而坐於一隅。世尊向坐於一隅之鹿母毘舍佉如是言：「毘舍佉！何故汝濡溼衣服、濡溼毛髮而於日中來耶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妾甚可愛可喜之孫已死，妾以此故濡濕衣服、濡濕毛髮而於日中來此處。」世尊言：「毘舍佉！汝於舍衛城將欲得有限人數之子與孫耶？」答曰：「世尊！將欲得有限人數之子與孫。」世尊宣：「毘舍佉！然則於舍衛城每日幾多人死耶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於舍衛城每日有十人之死，或九人……八人……七人……六人……五人……四人……三人……二人……大德！於舍衛城或每日唯一人死。大德！於舍衛城無一人不死。」世尊言：「毘舍佉！如此，汝如何思惟耶？汝何時何處將不著濡濕衣服、濡濕毛髮事耶？」答曰：「大德！否，如此之事，此應有之。大德！多子孫妾為無用。」世尊如是言：「毘舍佉！持百愛者之人有百之苦，持九十愛者之人有九十之苦，持八十愛者之人有八十之苦，持七十愛者之人有七十之苦，持六十愛者之人有六十之苦，持五十愛者之人有五十之苦，持四十愛者之人有四十之苦，持三十愛者之人有三十之苦，持二十愛者之人有二十之苦，持十愛者之人有十之苦，持九愛者之人有九之苦，持八愛者之人有八之苦，持七愛者之人有七之苦，持六愛者之人有六之苦，持五愛者之人有五之苦，持四愛者之人有四之苦，持三愛者之人有三之苦，持二愛者之人有二之苦，持

一愛者之人有一之苦，無持愛者之人則無苦。予謂彼等無憂悲，無塵垢無苦惱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任何諸形於此世，此有憂悲苦存喜，無喜之處此等無。是故此世任何處，無喜安樂而無憂，然望無憂離塵者，此世何處勿生喜。」

九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。尊者陀驃摩羅子近於世尊，禮敬世尊，坐於一隅。坐於一隅之尊者陀驃摩羅子如是白世尊言：「善逝！今我為涅槃時。」世尊言：「陀驃！汝今如思為正時，即為之。」尊者陀驃摩羅子即從座起，禮敬世尊，行右繞禮而飛上空中，於空中結跏趺坐，住於火大定，出而入涅槃。飛上空中，在空中結跏趺坐住火大定，出而入於涅槃之尊者陀驃摩羅子身體被燃燒時，灰盡不見。恰如醍醐與胡麻油燃燒時，灰亦無遺；飛上空中，在空中結跏趺坐，住於火大定，出而入於涅槃之尊者陀驃摩羅子身體被燃燒時，灰亦不見。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身壞而想滅，受亦總燒失，諸行皆止息，意識達滅盡。」

一〇

如是我聞。爾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言諸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！」諸比丘應諾世尊：「大德！」世尊如是曰：「諸比丘！陀驃摩羅子飛上空中……灰盡已無。〔同八品之九〕恰醍醐與胡麻油之……灰盡已無，諸比丘！飛上空中……入於涅槃陀驃摩羅子……灰盡已無。」世尊知此已，彼時唱此優陀那：

「鐵砧所打有焰火，火花次第漸消失，何人不知之行方；如是若善得解脫，超欲束縛之大海，無動搖者達安樂，不可知彼之行方。」

波吒離村人品第八

攝頌曰：

涅槃四度語，淳陀、波吒離、歧路、毘舍佉、陀驃以共十。

此之第一品為最上菩提，此之第二品為目真隣陀。最上難陀品為第三，最上彌醯品為第四。第五之最上品為蘇那，第六最上品為生盲。第七最上品為小（品）。第八品為最上波吒離村人。

此之八品，在滿八十之最上經此依無垢之具眼者，以信心被分類，被指示。此云為自說經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